

獅
林
三
鳥

白羽著

白羽著

獅
林
三
鳥

三集

廣藝書局印行

錢鏐四稿二部作

獅 林 三 鳥

卷 三 目 錄

-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章 | 峨嵋派捲土重來…………… | 一 |
| 第二章 | 彈指翁隻身馳援…………… | 一五 |
| 第三章 | 搜敵覓伴…………… | 三一 |
| 第四章 | 擲沙女浹滂徨歧路…………… | 七七 |
| 第五章 | 男女三騎客…………… | 六三 |
| 第六章 | 陳元照誤綴柳葉青…………… | 八〇 |

獅林三鳥 (三)

白羽作

第一章 峨眉派捲土重來

彈指翁父女是要先往如皋，再到淮安；石振英本要往鎮江，現在改赴淮安。可是不論往那里去，他們兩撥人總得路過蕪湖。梁公直因此邀請彈指翁，石振英，到他那米棧鏢局，盤桓幾天。石振英倒無所謂，彈指翁因借有愛女，本已力辭。梁公直又說他那米棧後面，就是住宅，有女眷的。「么妹妹儘可和賤內，小女同住。」極力的邀駕小聚，彈指翁無法推辭，方才答應了。

蕪湖是江南巨埠，那裏有戲班酒樓；梁公直便盛筵款待華老，和石振英，並請他們看戲。一連盤桓了三四天，彈指翁素厭塵囂，有些不耐煩；就極力辭謝，又說出要趕路的話。梁公直不放手他父女走，想着法子來款留他們。四天工夫，連請了幾次客；把當地武林名輩邀了好多位做陪，引見着和彈指翁款洽。擲沙女俠住在內宅，也由梁公直的女眷極力款待。彈指翁越發心煩，對石振英說道：「老侄，我實在受不了；這梁公直怎麼這麼俗，拿我當老古董，滿處獻給人看。若不是訪查峨嵋派，多仗他的力量，我實在不願到他這里來。老侄，我看我們明天索性不辭而別，溜了吧。」

多臂石振英笑了，知道華師叔性情古怪，梁公直招待太慫，惹起反感來了。忙勸道：「你老不要心焦，明天我對老梁說，教他不必再引見生人了。其實他是敬重你老，恨不得教他們當地武林後進，都瞻仰瞻仰武當派的名家。」彈指翁搖頭道：「敬重我，一天赴六回筵，見八撥客，我可願意受啊。」石振英道：「你老放心，我就告訴他。你老久厭交游，他不曉得，管保明後天教他給咱們雇船就完了。」彈指翁這才不言語了。

果然到晚上，石振英屏人對梁公直說了：「老兄引見當地武林人士，和華老見面，自然因為他老人家是武當派的第一人，願意本地人認識認識當代豪傑。無奈我們這位師叔就怕這一個，又怕人請他吃酒；他老人家飲食起居向有節制。並且他近年不好出遊，這一回出門，定有要事，實在的不能多耽擱了。他老人家打算明早走。」梁公直愕然道：「這可不成！我們東關六合拳蔡九爺久仰彈指翁的盛名；他本已有事出門，聽見彈指翁老先生來了，特為翻回來，懇求一見。小弟為此，又定下六桌酒席。……」石振英搖頭道：「糟了！我不是對你說過了，怎麼還鬧這個？痛快告訴你吧，我們華師叔惱了。你趁早把酒席打退，他還可以多住一會。」梁公直道：「我把陪客的請柬都發了，那可怎麼打退？」石振英道：「那也得退，你不知道我這師叔脾氣夠多怪哩。他這跟你還是十成面子，要換別人，早就翻臉了。我說你不信，現在你只要說再請他赴筵，管保當下給你一個覆面子，弄個不歡而散！」

梁公直一聽，臉上十分為難，半晌道：「我也沒有別的意思，不過是敬重他老人家，拿他當個前輩師長看待，何致於不給我面子？」石振英道：「他在家時，常一正天不出屋子，

有時候四五天不說半句話。你想，你給他引見了這麼些人，他都捏着鼻子見了，他已經很委屈求全了！」梁公直聽了，撲嗤一笑；石振英也失笑道：「你笑『委屈求全』這四個字麼？你請他，抬舉他，在他實在還覺着是受罪。他習靜多年，那肯作這些無謂的酬酢。」

梁公直想了一會道：「不擺譜還可以，只是六合拳蔡九爺專誠求見，我已經答應人家了；現在華老又要惱，我這可怎麼辦呢？」石振英道：「那根蠟是你自己找的，我不管。……」說着笑了，又道：「告訴你，我們師叔今晚上就想偷跑。既然如此，你又很爲難，我給你出個主意吧。今天晚上就請令友假裝是找我來的，見了面，再引見他見我們師叔，諒來我們師叔就不會生氣了。」梁公直大喜道：「這倒是一個法子。」

當天午後，梁公直真個照着石振英的話，只在家中設了一個小酌，把六合拳蔡明勳蔡九爺邀了過來。算是拜訪多臂石振英，就在梁宅客廳懸簾席上，和武當派名家彈指翁風樓主人華雨蒼見了面。蔡明勳預受叮囑，把久仰請教的話免去了許多，果然華風樓未甚介意。但是小酌也有十多位賓客，半多武林中人，面對前輩英雄，究竟忍不住要談藝質疑；華老就又皺起眉頭來，十問不肯一答，只哼着哈着。終席後大家吃茶，蔡九堅坐不走，很願和華老試着深談一談；別位賓客也和蔡九一個心情，而且個個的眼神都注視彈指翁。彈指翁忽然站起來，向衆人告便，要陳元照陪伴他到外面散步。梁公直無法攔阻，只得站起來道：「老前輩要出去逛逛此地的夜市麼？我可以教小价挑着燈籠，給你老引路。」蔡明勳插言道：「晚生也要回家了，要不然，我順路陪華老先生出去遊覽一趟。」華雨蒼搖頭笑道：「不敢勞動，我還

是教元照領我去吧，我不過是飯後溜溜消食。」相伴十數日，陳元照竟意外的得到這位師祖的垂青，陳元照自是歡然答應，披上長衫就走。當下把蔡明勳和別的來客都甩在客廳裏，華雨蒼同着陳元照竟飄然出去了。蔡明勳錯愕不解，石振英忙解說了一番道：「我們師叔習靜多年，請老兄不要怪罪。」梁公直也在旁解釋道：「這都怨我！老先生在舍下住了這幾天，我只爲一心欽仰，免不得給這位引見，給那位引見，實在教老先生半天也沒得安閒。老先生究竟年老了，有點怕應酬，九哥不要過意。」敷衍着把來賓讓到前面客廳；衆人見坐着沒意思，又談了一會，也就陸續告辭。只膽下梁公直父亲和石振英，仍在那里閒談。

直談到掌燈以後，三更將近，華雨蒼和陳元照都沒有回來。梁公直道：「老先生這是上那里去了？在此地有朋友麼？」石振英道：「誰知道呢，也許還有熟人。他老人家反正沒有偷跑，他的令愛小姐還在府上哩。」梁公直道：「也許這爺倆迷了路，回不來了？」石振英笑道：「那可是笑話，一位武林名家會轉了向，豈有此理？」

一賓一主說着笑話，在內客廳等候；旋聽更樓已打三更，無意中忽瞥見陳元照的卍字奪不見了。石振英不覺站起身，走來走去道：「這可就踐躩了！難道說元照這孩子陪他師祖出門，又出了故事不成？」梁公直道：「可速派人找找去吧。」

又等了一會，已過三更三點；梁公直把棧夥下人叫來幾名，吩咐他們打着燈籠，快去尋找；下人們領命去了。梁公直對石振英道：「今天正沒月亮，街上漆黑，他們爺倆就許迷了路。我想我們也可以親自找找去。」石振英也沉不住氣，答道：「也好。」立刻穿上長衫，

挑着燈籠，和梁公直一同出去找尋。蕪湖地方很大，又在夜間，繞了幾道街，一無所遇。梁公道：「算了吧，大海撈針，我們還是回家坐等。大哥不放心，可以再多派幾個，教他們分路去找。」石振英道：「也對。」

石梁二人又打着燈籠往回走。將近梁宅，忽見一點火光迎面走來。時已夜靜無人，梁公直冒叫了一聲，果然來人是宅內的一個家僕。忽忽迎過來，石梁二人急忙問道：「華老先生回來沒有？」家僕回稟道：「沒有。」又問：「陳元照呢？」家僕答道：「陳大爺也沒有回來。……方才只有魯港談府上派人找來，要請華老先生和華小姐趕快回去一趟，捎的口信，說是有要緊的事。」

多臂石振英吃了一驚。梁公道：「不好，必是峨嵋派尋仇不捨，趁咱們大家走後，又找上談家門來了。這可怎麼辦？華老先生又一去未回！」多臂石振英道：「快回去問問來人，來人不是沒打發走麼？」家僕道：「沒有走。」

石梁二人如飛的折回去。到了梁宅內客廳，只見搗沙女俠華吟虹，已從內宅聞信起來，正在客廳，盤詰來人。來人正是留守談家的少年壯士謝品謙。多臂石振英不暇客套，忙問來意。果不出所料，峨嵋羣雄的虎爪唐林和海棠花韓蓉，又在魯港碼頭出現，還同着幾個面生的人！

峨嵋羣雄竟然不肯認輸。受傷的巴允泰和喬氏弟兄，生受彈指翁贈藥療傷之德，面子上不好再來尋仇。那唐林夫妻既經彈指翁當面恫嚇，又經石振英插刀留柬，威逼他們速退；夫

妻二人嚥不下這口氣，走倒走了。却走出不遠。潘囑巴允泰和二喬以感恩解仇，回鄉養傷爲名，離開了魯港；暗地寫了祕信，教他三人回去勾兵。唐林夫妻，和康海，盧登等避開談家的監視，悄悄渡江溜出魯港；可是暗中仍留下踩盤子小夥計，改裝窺伺着談家的人來人往。一瞬經旬，彈指爲率衆離開談宅，踩盤子小夥計立刻給唐林送信，說是硬對頭彈指翁走了。唐林忙與妻子，改扮前來察看。察看屬實，忙又退回，和康海，盧登祕密商計；這一回吃了大虧，竟不願江湖體面，定下了半夜縱火之計，要把談門大小一齊燒死。遂藏在魯港對岸，靜等巴允泰等邀來助手，就要大舉縱火復仇。

不想，他們只窺伺人家，忘了人家也窺伺他們了。談大娘倪鳳姑，和她兩個兄弟，與段鵬年，謝品謙等，自彈指翁走後，一天也沒敢鬆心，仍在時時刻刻提防着。談二少談維銘秀才爲人又很精細，和他的侄兒談國柱又是魯港富紳，在當地很能活動得開；自出了這樁事，已經密報官府。有幾名捕快，答應幫忙巡緝；峨嵋羣雄的動靜，一時沒有勘出來，腳行頭朱阿順那邊却被衙門中的腿子撈着了一點線索。爲貪賞犒，暗地裏關照了談維銘秀才；並請問談秀才，願意官辦，就把他們抓來當賊匪辦；願意私辦，也可以把他們驅逐出境。談秀才頗有心計，急忙把事情按住；却與寡嫂和護宅的壯士商量，如何應付，方爲一勞永逸。商量的結果，武林中自有武林的辦法，段鵬年和二倪都主張不驚動官面。但也不便把他們殺了；莫如仍用武力，把他們驅逐出境。談大娘倪鳳姑却恨極，對衆人搖頭道：「這些東西死纏不休，手段兇狠，趕跑他，又回來，那天才算完？擾得人天天提心吊胆，不得安生；我們不下

毒手，早晚要遭他們暗算！」段鵬年點頭沉思道：「這話也是。」謝品謙就說：「他們既然一再尋仇，我們莫如派人反去行刺；把峨嵋派的硬對頭除去了，倒可以免去後患。諸位你們誰同我去一趟？」談秀才道：「那可是要出人命官司了。」段鵬年道：「我也是願慮到這一層，府上在本地乃是安善良民，殺人行刺，一個弄不利落，跟着打起官司來，可就糟了。」大家齊說：「這事真要好好盤算一下，峨嵋派又不是好惹的，我們現在人勢也怕制不住他們；況且他們潛伏的地方，我們還沒有撈準。」

末後仍由倪鳳姑和段鵬年打定主意，一面搜查峨嵋派現時潛伏之所，（已經不在朱阿順家了，可是仍須由朱阿順這面着手；）一面趁夜間，把談宅的老弱悄悄移到親戚家中；福元巷談宅成了空城計，只由段鵬年率護宅的幾位壯士守護，此外還留下幾名精壯的健僕。再煩少年壯士謝品謙，馳往蕪湖，給彈指翁父女送信。華老父女和石振英叔侄此時如果未走，就催他們立刻回來。萬一離開蕪湖，就煩梁公直派鏢局中的人，連夜把他們追回。

謝品謙年青粗疎，段鵬年勸他帶談宅一個僕人引路，他說不用，闖蕩江湖的漢子還要人領道，豈不是笑話？他暗帶兵刃，獨自一人，繞出福元巷後巷，從歧路上，奔往魯港碼頭僱船。不想一時浮躁，竟出了岔錯！

小船的船夫名叫丁阿春，並不是唐林的黨羽，和脚行頭朱阿順，也只是同幫罷了，謝品謙上了他的船，多加酒錢，催他快走。起初彼此都不介意，行到中流，謝品謙忽然打聽蕪湖南關寶豐米棧，和鼓樓大街得勝鏢店，究竟那一處距離下船碼頭近。丁阿春說：「還是寶豐

米棧近。你老只一下船，走不多遠，就到寶豐米棧的「堆棧」了。這是蕪湖一家最大的米棧，他們的「堆棧」就在碼頭上，他們的鋪面是在南關。我們常給他們運米卸米，是一直起卸堆棧的；堆棧的後門正好臨着隄岸。那得勝鏢店可就遠了，你老上了岸，還得走出好幾里，才能到地方。」謝品謙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船夫丁阿春忽然看了謝品謙一眼，看出謝品謙軀幹雄壯，似非尋常百姓。因搭訕着問道：「你老這是找梁公直梁老太爺的吧？寶豐米棧和得勝鏢局都是他老人家開的，但不知你老還是先到鏢店，還是先到米棧？」謝品謙把丁阿春打量了一眼，他不過是一個尋常水手罷了；但他的問話和神色，却有點突兀。謝品謙答道：「我不過聞打聽，我那裏也不想去，我這是回家抓藥。」丁阿春道：「你老給誰抓藥，你府上在那裏？」謝品謙用一種不悅的腔口答道：「給病人抓藥，你快搖船吧，別嘮叨了。」船夫忙道：「倒不是我嘮叨，你老要是上米棧，我可以一進西碼頭，就停船。你老要上鼓樓，船還得往前趕半里路，在東碼頭停船。你老多給這些酒錢，我不能把你老騙下船頭就完。我得問明白了，把你老送到抄近的地方，好教你容易投店僱轎呀。」

謝品謙道：「不相干，你只划到蕪湖就行。」說罷，不再言語，只目注水面，閒看來帆。船夫丁阿春一面划船，一面仍自扯東拉西的講些閒話。謝品謙有一搭沒一搭的聽着，無心中忽想起脚行頭朱阿順來，順口問道：「我說喂，你們划船的一定跟脚行很熟吧？魯港碼頭有一個叫朱阿順的，你可認識他麼？他是我的把兄弟的街坊；這個人聽說發財了。憑他一個

脚行頭，居然有兩個老婆，這話可真麼？」

丁阿春道：「你老說的是爛眼睛朱麼？」謝品謙道：「哦，不錯，就是他。」丁阿春冷笑道：「可不是，這小子賊星發旺，燒作的不知怎麼好受了；家裏外頭，有兩個小媽。……」如此這般，把朱阿順褒貶了一陣。謝品謙不覺忘情，便向丁阿春極力的打聽起來；最後竟問到朱阿順兩個家的住處，和他們船幫的勢力，跟峨嵋派的淵源。丁阿春是個狡猾漢子，見謝品謙問得太緊，他忽然多起心來；兩隻眼骨碌碌的打量謝品謙，不知問這話有何用意，他就信口胡說起來；說的話，自然全是靠不住的謊言。謝品謙聽了，半信半疑。

三 小船貼著江岸走，大江上帆船往來並不很多。丁阿春忽問道：「你老是幹鏢行的吧？」謝品謙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我是鏢行？」丁阿春笑道：「光棍眼，賽夾剪；我一瞧，就知道你老是位鏢客。」謝品謙心中一動，沉下臉來道：「是鏢行又怎麼樣？」丁阿春聞言一愣，陪笑道：「你老若是鏢行，我跟你老打聽一點閒事。」謝品謙道：「甚麼閒事？」丁阿春道：「你老可認識咱個魯港的飛刀談五麼？」

這一問，謝品謙不由一震，張眼把丁阿春又打量了一遍。這傢伙臉上帶出猜疑的神氣，又有點怯懼之色似的。謝品謙說話不能不加小心了，就揚聲大笑道：「相好的，你看錯了；我不是鏢行，我是個布販子。」丁阿春道：「唔！你老不是鏢行麼？我看你老身子骨很強，好像會功夫似的，不是麼？」謝品謙道：「你倒眼高，我倒是從小喜好打拳，我却不是鏢客。」丁阿春又把謝品謙釘了一眼道：「我一猜就知你老會武功，你老可知道飛刀談五家，新

近出的這樁事麼？」謝品謙道：「這却不曉得，你一定曉得了？」丁阿春很詭譎的一笑道：「你老不曉得，我也不曉得哩。」謝品謙道：「你怎麼不曉得，我是出門做生意，新近才回家來。」但是謝品謙分明是外鄉口音，連丁阿春的話都聽著費力。丁阿春就反唇說道：「我是駕船的，輕易不上岸，更不曉得了。」越擠著問他，他越不肯說；謝品謙不由動怒，却又懷疑；恨不得把他扯倒，打一頓。……正在生氣，忽然船行到一個停泊處，那里先泊著一艘小船，船上水手竟和丁阿春很親切的搭了話。丁阿春向謝品謙說道：「客人，你稍等一等，我要跟我們幫友說句話。」竟把船撐到岸邊，搭上跳板，一直跳到那邊小船上去。兩人咕咕呱呱，講了一陣話，謝品謙一個字也沒聽出來。只見那個水手往這邊斜掃了一眼，謝品謙見了，越發詫異；站起來，就要湊過去。不想丁阿春忽然大聲道：「就是這樣吧，你分神好了。」那水手忙應了一聲，丁阿春立刻跳回來開船。那艘小船竟不停泊了，駕起雙槳，往魯港駛去。臨行時，那水手又把謝品謙釘了一眼。

謝品謙冷眼旁觀，猜不透他們鬼鬼祟祟，玩何把戲。眼看那小船去遠，暗想：「莫非這兩個小子真是峨眉一黨？這小船莫非是回去給他們送信？」又看了看了丁阿春，見這小子一面駕船，一面偷看自己的腰間，腰間本纏着軟兵刃。這丁阿春也很健壯，他那棹有時在自己身後掠過。謝品謙側身回頭，心中罵道：「青天白日，大江上船行如織，難道他還敢暗算我不成？……但是，船家跟船家都是同幫，我却是孤身客。」

這麼一想，怒熾塞胸。謝品謙道：「這不可不防，我應該先鎮嚇他一下。這小子也許是

水賊，也許是峨嵋一黨。」便將面色一變，佯做識破奸計，向丁阿春抗聲說道：「我聽說你們這地方不大太平，真有吃飄子錢的老合們（水賊），任意胡爲。哼，相好的，你猜怎麼樣？我上月就遇上飄子線上的朋友了，他們當我是不會水呢；他們瞎了眼，也不看看爺們是幹甚麼的。他們竟拿我當秧子，跟脚行勾結着，要暗算我。那知太爺不吃，太爺也拿話點過他們，他們裝傻，爺們只好對不住他了。……」說着，從腰間解下那根十三節鞭，嘩啷啷一抖，道：「你瞧，我就用這傢伙，把那些東西一個個都送了忤逆。」

一席話說得丁阿春只翻眼珠。這丁阿春也不是好惹的百姓，楞了一楞，一句話也不饒，立刻也還上話來。猜想謝品謙一定是個幹鏢行的，謝品謙罵賊船，他便罵鏢行。自言自語的說：保鏢的沒有一個好貨，明面上是安善良民，正經營業，骨子裏跟水旱兩路吃橫梁子的通氣，送禮買路，從綠林嘴裏討殘食，簡直可以說是賊孫子。兩個人雖沒有挑簾明罵，可也針鋒相對，一句頂一句，暗罵起來了。

丁阿春是個弄船的好手，心中暗打算盤：「這小子分明不是好貨，我別叫他算計了！……這小子究竟是幹甚麼的呢？」一霎時東張西望，眼珠亂轉，手中的棹竟忘了撥動。謝品謙越發動疑，心中也是不住的打主意。道：「莫非峨嵋派已經知道我們的舉動了，這小子八成是他們的眼線吧？」也不由得張眼四顧，往岸上水上往來船上，尋找峨嵋派的埋伏。

岸上的行人脚夫他固然留神，背後駛來的其他航船他尤其多心。自己對自己說：「我此來是請彈指翁，我不要栽了跟頭，上了他們的當。」因又想：「我本來不很會水，這小子萬

一真是歹人，我恐怕制不住他，我莫如趕早上岸吧。可有一節，岸上到底有理伏沒有呢？此處距蕪湖尚遠，可是北岸邊盡是農田草地，南岸頗有人家。並且有一條大道，與水道並行；聽聲音，似有幾輛太平車子和土牛子吱吱啾啾的通行。行人散落，也似三五成羣，不時走過，還聽見唱山歌的聲音。無奈水深岸高，就站在船上，也望不見岸上的往來行人，謝品謙只將身子轉過來，斜對着丁阿春，暗用冷眼，釘住了他的一舉一動；手中的十三節鞭緊握着，悠來悠去。只要丁阿春有甚麼意外舉動，便立刻給他一鞭。兩個人互相猜忌，互相提防。丁阿春見謝品謙的鞭總往自己這邊比劃，暗想：「不好，我可得留神！他要冷不防打我一下，我可不能上這個當！」竟摸摸索索，也找出一件應手的傢伙來，放在身邊。

丁阿春不能把全副精神，用來行船，反倒提心弔胆的戒備著謝品謙那條十三節鞭。謝品謙無端的亮出兵刃來，丁阿春實已害了怕。船貼江岸而行，轉眼間到一低岸處。謝品謙猛然站起來，腳踏左舷，縱目往江岸上一看。恰巧丁阿春也往左邊一欠身，這船猛然一歪，坎當一聲，似觸暗礁，登時兩個人一齊打幌。丁阿春急急將棹掄起來，要往岸上一點，往右邊一趁。謝品謙驀回頭瞥見，條地翻身，厲聲喝道：「好東西！」十三節鞭嘩啞啞一響，條地一揮。「哎呀」一聲，那根棹脫手飛去，丁阿春震得虎口生疼。失聲狂喊：「你你你幹甚麼？」急急的抄起一塊船板來，謝品謙將十三節鞭又一掄，同時罵道：「好賊子，敢暗算我！」十三節鞭劈頭打下去。丁阿春手疾眼快，往旁側閃，擰身一登右船舷，船往右傾側下去，船板對準謝品謙持鞭的手腕，狠狠砸去。

丁阿春如何是謝品謙的對手？謝品謙往旁一閃，一伸手奪住船板，喝道：「滾下去吧，餓殍派的走狗！」十三節鞭掠空一掃，丁阿春不覺鬆手，被謝品謙一脚踢下水去，「撲冬」沉入江底。小船連幌，幾乎弄翻，謝品謙急急的蹲下來。

謝品謙年少太楞了。遠遠聽得喊道：「出了人命啦！」謝品謙急閃目一看遠處，又低頭一看波面；水花四濺，船夫沒了影。更回頭一看江岸，心中後悔。小船雖是貼岸而行，但離低岸着脚處，還有兩三丈；並且又隔着一道淺灘，躍不上去。謝品謙罵了一句：「糟糕！」青天白日，把人踢下水去，又不能撈救；人命關天，這得趕緊逃。謝品謙二目如燈，心如旋風似的一轉；船夫丁阿春還沒有漂上水面。又罵了一句：「糟糕！」木棹落水，還有木槳，急急抄起來，尙要划船覓岸而逃。這如何逃得利落？上流有一艘航船馳來，並且有人呼喊。謝品謙咬着牙，奮力搖槳；這小船偏不受使，剛剛搖得船身一擺，水面嘩啦的一響，船夫丁阿春忽從下流數丈外，冒出頭來。大罵道：「好土匪王八蛋，你竟敢害命奪船！」雙手分水，刷地浮過來。

謝品謙猛吃一驚，却又僥倖道：「他沒有淹死！」但是丁阿春拚命踏水，竟不奔岸邊，直向小船游來。謝品謙一時手足無措；那丁阿春竟似前來奪船，又似前來拚命。謝品謙沒了主意，忙舉起單槳，有心往下打；却是踢人下水，本已犯法，這回怎好再下毒手？但一眼看見丁阿春瞪大眼，不要命的竟要上船；他又不知不覺，用槳一撥，把船划開。丁阿春在水面上怒喊起來，大叫：「殺了人，有賊奪船了！」謝品謙越發心慌，不敢用槳打人，急忙使力

行船，要越灘上岸，登岸逃走。

丁阿春浮着水，跳不上船，並且明知打不過謝品謙；心中陡生一計，冷笑罵道：「好賊子，你奪我的船！」忽一個猛子，鑽入水底，水面上留下一團波紋，跟着起了一縷水線。謝品謙一面撐船，一面急往水面看；不想丁阿春陡從後面出現，把上半身探出水面。毒罵道：「好賊子，教你行兇！」謝品謙急舉槳要將他打下水去？丁阿春早不待下手，抓住船幫，全身用力，往右側一墜。謝品謙力打千斤墜，已經晚了一步，登時忽隆的一聲大響，丁阿春把小船弄翻，船底朝天。謝品謙狂叫一聲，忙往岸上一竄，「撲冬！」也落在水中，險些陷入沙灘內。

這時上流的航船眼看馳到。丁阿春恰從水面又冒出來，急尋謝品謙，心中得意得很，可也怕淹死人。謝品謙本也會水，立刻從水底探出頭來，和丁阿春相隔四五丈遠。

丁阿春望見航船，大呼救命，又喊：「殺了人了！」口喊着，努力浮水，要來擒拿謝品謙。謝品謙的泅水功夫不很強，却也不弱；但聽見上流航船遠遠的答了腔，便不敢與丁阿春水鬥；急急的運雙臂撥水，往岸邊浮去。近處有沙灘，不能落腳，只得眼着水溜之力，拚命往下流浮。人的浮力慢，船的航力快，上流那艘航船轉眼間已到近處。船上水手竟招呼丁阿春的名字；丁阿春也接了聲，大聲叫喊：「快捉住他，這小子是劫船賊，要奪我的船，害我的命！」那航船聽見了，如飛的划了過來。謝品謙踏水回頭，又吃一驚。

這一面江岸，低淺處便有沙灘，無灘處又高峻壁立。謝品謙已在船中撕去長衫，小夾襖

還不甚礙事，下身的夾袴已裝滿了水，變成肥大的口袋。也虧他年輕力足，饒這樣，居然拍水急浮，很快的游出半里地。回頭一看，航船如箭馳到；却忽然停泊中流，暫不來追，忙着撈救丁阿春，謝品謙大喜，趁此空當，浮近岸邊，順岸勢尋找上岸的立腳處。居然在水中，尋着一塊岩石，上搭跳板，乃是附近居民汲取江水的地方，正有一個中年婦人，提桶臨江汲水。聽見上流呼聲，不知何事；這婦人把木桶和一根木棒放在跳板上，直着身子，往水面遠處望去，不防近處謝品謙濕淋淋穿着衣服，拚命的浮過來；水聲豁刺的一響，把這婦吓了一跳。身子一側，幾乎掉下江去，竟把謝品謙當做河漂子了。

謝品謙忙喊道：「大嫂借光，我掉在水裏了。」一直浮過來，那婦人竟吓得撲地坐下，道：「哎喲，你是剛落水的麼？那邊喊甚麼？」謝品謙不顧一切，用手一扳岩石，豁刺的竄上來，已經累得滿臉冷汗。立起身來，身上的水滴滴答答直往下流，把那婦人澆了半身。

第二章 彈指翁隻身馳援

謝品謙從水中濕淋淋的跳出來，把江邊汲水的婦人吓了一大跳，澆了半身水。嚇得那婦人坐在跳板上罵道：「你這東西，你看你多缺德！」謝品謙顧不得還言，也顧不得解說；急轉身縱目一看，航船上已把船夫丁阿春救上船頭；丁阿春指指點點的喊罵，那船又箭似的追過來。又往岸上一瞥，已然驚動了行人；謝品謙說：「不好！」一俯腰，把婦人担水的木棒搶到手中。那婦人雙手據地，正要站起來；謝品謙一隻手把婦人一抓，婦人怪喊起來。謝品

謙似一陣旋風一般，從婦人身畔一蹭，拖着婦人的一隻胳膊，跳到跳板上。脚又一點，跳上斜坡；同時把那婦人踉踉跄跄，直拖到岸上。那婦人雖未閃落波中，却被他弄了一身水。謝品謙一鬆手，咕登的坐在地上。弄得這婦人渾身和了泥，越發的破口大罵。謝品謙却忍不住失聲大笑，說聲：「對不住，水賊這我來了！」拋了婦人，搶了木棒，拚命的跑上岸頭。

岸邊是土路，土路那邊遠處是一望無際的竹林。謝品謙張目四顧，覓路便逃。那婦人爬起來大叫：「有強盜，搶了我的東西去啦，快給我截住啊！」那兩艘航船同時也正急急的攏到岸邊，立刻有幾個水手模樣的人，登岸追趕過來。船夫丁阿春拿着一把刀，也在後面追趕，一個婦人，幾個水手，同聲亂喊，捉拿強盜；丁阿春格外喊得起勁：「截住這小子，這小子是強盜！前頭跑的就是！」登時間遠處，近處，頗有許多行路人聞聲尋截。

謝品謙一身是水，把旱地踩了一溜泥神印。他的靴子浮水時早灌滿了水，已經甩脫在水中了，此時光着襪底飛跑；許多人都把他當做強盜，散散落落，來兜拿他。他手持木棒，大步飛跑；浮水時已經力盡筋疲，更拖着一身溼衣，又難受，又裹腿，跑着很不得勁。幸虧他是有功夫的人，比別人跑得快，手舞木棒，奪路而行。前面有一堆人，正擋着道。謝品謙不敢過去，忙一路斜奔，改投小路。小路上恰有兩個担筐的漢子，見他衝來，本已吓得閃開；忽聞後面水手亂喊：「截住他。」又見謝品謙只拿着木棒，別無武器，（他的十三節鞭已經丟在江中了。）兩個擔夫便抽扁擔，掄起來，把路擋住。謝品謙實在惶急，挺腰衝上去，只一棒，便將擔夫打倒一個；把那一個擔夫，吓得鬼叫着跑開。謝品謙立刻舞棒踏上小路，一

轉眼鑽入竹林。

竹林很大，謝品謙鑽入深處，倚竹喘氣；不禁自叫倒霉，想着又不由好笑起來。側耳聽時，外面人聲亂喊亂罵；分明聽得丁阿春向衆人說，謝品謙是個殺人劫船的賊。又聽衆人七言八語的盤問：「好大的胆子，真敢白晝劫船，他有夥伴沒有？還是只他一個人？」水手答道：「只他一個。」衆人道：「這小子一定是窮瘋了。」叫罵着亂搜起來。謝品謙被罵得起火，要出來打丁阿春等。轉想：「我本爲送信來的，却惹了這場麻煩，不必再找氣了。」急急的從竹林小徑中取路又逃，直逃到聽不見人聲，方才止步。看一看身上的衣服，成了泥團了。藏在竹林內，把上衣先脫下來，用力擰去污水。聽一聽林深無人，又把褲子脫了，也擰了擰水，把渾身也擦拭了一遍。不想就在此時，突聞人聲大喊道：「在這裡啦！」謝品謙道聲不好，提着褲子，拔腿就跑。

不料這片竹林當中有一塊窪地，恰有兩個婦人在那裏挖筍。謝品謙光着屁股，提著褲子奔出來，一見大驚，嚶呀一聲，又往回鑽，把那兩個婦人也吓得媽媽娘的亂叫。

謝品謙重鑽入林，縱聲大笑起來。兩個婦人明白過來，指着竹林放聲大罵。謝品謙一想不對，忙穿上褲子又跑。直跑出好遠，方才站住；就地坐下，把頭上的汗拭去。自顧全身狼狽不堪，把一雙靴子也沒了；可怎麼出去呢？不由往地上吐了一口唾，罵道：「娘賣皮的！」越想越怨自己糊塗，真是多言生事；那時不多話，必不生這枝節。憑這個備樣，自己要進蕪湖城，非得招人打眼。想了想，要等天黑，趁人看不清楚，再鑽出來，取路進城；又一盤

算，此處距蕪湖城，怕不還有三四十里？若等天黑出林，又怕趕不到地方，便關了城。謝品謙着急起來。

側耳聽了聽，幸喜外面追捕的聲音，已經越鬧越遠，漸漸沒有動靜了。謝品謙繞到林邊，偷眼窺看了看，果然水手丁阿春等已經走了。謝品謙又後悔忘記查看丁阿春的去向了；假使他是奸細，豈不漏了一招？楞了一會，拆開髮辮，拭淨泥水；把身上的衣服重復脫下，搭在竹枝上，迎風晒了半晌。靴子已無，空筒襪子也脫下來，照樣擰水晾乾。看了看，衣袴半乾，却是泥污斑駁，實在難看；如要穿這一身衣服進城，通行在大道上，仍要引人駭異。而且謝品謙又是個講究穿戴的人，自顧醜穢，心中越發懊惱；不由又失聲罵道：「娘賣皮的，我還得趕快走，不要誤了事情。」

謝品謙無可奈何，候衣服略乾，刮了刮泥，好歹穿在身上，垂頭喪氣的往外走。仍不敢走明路，只穿竹林，擇僻徑，往蕪湖城踱去。心中有病，一味躲著人走；人家看他一眼，他便臊得滿面通紅。其實別人並不理會他，人們把他當做失足落水的人，並不以為希奇，他只是自己疑心罷了。一步一蹭的走，直蹭到天黑起更，才剛望見蕪湖城；已經餓得肚中怪叫了，沿路本有小飯館和賣食物的小攤，他自己害臊胆怯，不敢過去買。直等到天色沉黑，對面不見掌，這才放了心，掏出一塊銀子來，買了一些乾糧；藏在黑影裏，把乾糧吃完。吃飽了，又覺口渴；跑到井邊，喝了一頓涼水，這才恢復過精神來。思量着，要找個估衣鋪，買兩件現成衣袴；換好衣服。再去找人，一路尋找，沒尋著估衣鋪，先買了一雙靴子穿了。衣服

雖憐，天黑看不見。這才放心大胆走去；一面打聽梁公直的住處，一面仍打聽估衣鋪。

謝品謙一個人像鬼似的，溜溜失失，只貼牆根走。眨眼間先找到梁公直家，便要一直叩門。忽又止步發愁，道：「我這個辦法，見了彈指翁和梁公直，他們要問我，因何落到這般模樣，我可說甚麼呢？我要說實說，他們一定不信；必然疑心我是給水手下水去了，拚命逃出江岸的。可是叫我說甚麼呢？」嘟嘟囔囔，且走且盤算道：「我還是先找估衣鋪，後到梁公直家。」

只是他地理不熟，好容易找着估衣鋪，可是人家已經關門了；連走數家，皆是如此。謝品謙大爲着急，掄起拳頭，便來砸門。砸的聲音太大，將鄰近鋪戶砸出人來，對他說：「你老找誰？你老要買估衣嗎？現在可不成了，估衣鋪沒有黑夜做生意的。」

謝品謙又弄了個滿面通紅。此時已有了主意，忙說：「勞你駕，我的夾袍丟了，我要到朋友家拜壽去，這裏可有賣現成長衣服的麼？新的舊的都行。」那鄰鋪夥計道：「買現成的容易，你老可以奔鼓樓，上夜市。」

謝品謙大喜，問明道路，謝了鋪夥，便又一直尋找夜市去了；這麼一耽誤，已經二更多天。這時候，彈指翁華雨蒼帶着陳元照，逛罷夜市，正往寶豐棧回路走上走；兩方面偏巧碰在一處。

彈指翁年紀雖老，目光尖銳；黑影中看見謝品謙頭像播浪鼓似的，東張西望，渾身的衣裳縹縹板板，形迹頗爲可疑。笑對陳元照說：「你看見這個人了沒有？倒像個黑錢。」說話

的聲音很低；謝品謙雖沒聽出話意，却已猜出對面這兩個人，指指點點，必是議論自己。忙低頭看看自己，又抬頭看看對面的兩個人；不想竟被彈指翁認出來了。就用平常的聲音說道：「對面可是謝朋友麼？」

謝品謙是在暗處，彈指翁是在明處，謝品謙登時也認出來。雙頰又騰地緋紅，忙上前施禮，叫了一聲：「華老前輩，我是謝品謙；這真巧極了，我正是來找你老來的呢。」

三個人立刻會在一處。彈指翁早已猜出來由，不等謝品謙說話，便低聲問道：「你是從談宅來的，談家又有甚麼事故麼？」謝品謙忙道：「老前輩，你老猜對了。」回頭四望，低聲悄語，把峨嵋派捲土重來的事，一一告訴華老。華老不動聲色，一面聽，一面上下眼打量謝品謙。用手指着他的身上，說道：「你甚麼時候動身來的？你半路上遇上事了吧？大抵你是坐船來的？」謝品謙不好隱瞞，忙將自己從一早趕來送信，路遇形跡可疑的船夫，一言不和，雙方動手，翻船水門，改走旱路等語，一點不落，從實說了。彈指翁勃然動容道：「你怎麼這時才到？旱路上有邀劫你的人麼？」謝品謙道：「沒有。」又問：「有追你的沒有？」答道：「起初有，可是沒有追上我。」

彈指翁點了點頭，臉上雖不露形，心中十分忿怒：「想不到峨嵋派竟敢去而復返，他們這是明明跟我過不去了！我還有什麼顧忌，恐怕對不過他們長一輩的人；他們竟跟我連一點面子也不留，這可不怪我無情了！」立刻又問了問詳細情形，謝品謙具以實告。又問二弟子段鵬年，有甚麼話沒有？謝品謙答說：「段二爺只請你老人家速回，越快越好。這次賊人來的

更多，怕他們放火仇殺。」

彈指翁登時說：「好！我眼下就走。」謝品謙大喜道：「你老是坐船，是坐小轎起旱？」他以爲彈指翁「眼下就走」的意思，是指明早；問明了，好代僱船轎。那知彈指翁說的是「即時動身」，連梁宅也不回去了。

這老人退到暗隅，把長袍脫下來，疊好，往肩上一搭；吩咐陳元照道：「你陪謝兄回梁宅，給你師伯和你師姑捎句話。就說我說的，教你吟虹師姑，明早折回魯港找我來。我的藥箱子，告訴她千萬別忘了，務必帶來。你石師伯面前，你也告訴他，說我迫不及待，已回魯港。他若沒事，也可以再翻回來，給我幫幫忙。……」

三 陳元照一聽，意興勃然，「又可以試試技藝了！」登時答道：「那自然，我叔姓本無正事，一定要給你老効勞的。我的兵刃現在身邊，你老立刻就走，我陪你老去吧。就煩謝師傅上梁宅送信去，也是一樣。謝大哥，你認得路吧？」

謝品謙眼看着彈指翁，滿臉露出欽佩的神氣。偌大年歲，看似面黃體弱，却是閒耗赴援，說走就走，真不愧武當派名家！自己却不能拍拍腿折回去。一身濕衣，硬在身上風乾，實在難受；而且如此模樣，也不願獨自投訪梁宅。當下堅請彈指翁一同回去道：「我跟梁老前輩不熟，好在這也沒有多大舛誤，莫如同回梁宅；邀着石老前輩，同令愛小姐，一道返回魯港。憑你老的面子，順便又可以重邀梁氏父子，和別位武林同道。」彈指翁搖頭道：「來不及了。你跟梁公直不熟不要緊，我這不是教元照替你引見麼？」陳元照却堅欲跟彈指翁先行

一步，不願給謝品謙引路；兩個少年的意思便參差起來。那知彈指翁這老人說話斬釘截鐵，不容人反駁，登時鬚眉一張，向兩個少年道：「你們不要嚙嚙！元照，不許不聽話，你跟隨我做甚麼？不過給我墜腳罷了！你們兩個趕快到梁宅去，不要耽誤。謝兄，你不要把事情看得太輕忽了！你的形跡在路，上恐怕已經露了破綻。你們再瞎磨翻，豈不誤了事？」向二人一揮手道：「我先走一步，你們快上梁宅送信去吧！」身形微幌，嗖的一聲，如箭脫弦，展輕功提縱術，往西南飛走下去。

謝品謙忙叫道：「老前輩，城門可是關了！」說話中，彈指翁已沒入夜影，看不見了。謝品謙連聲追呼，那陳元照站在旁邊，突然也將長袍一甩，說道：「謝大哥，對不住，你順着大街往正東走，看見鼓樓，再往南拐，就到梁公直家。我得陪着我們師祖先走一步。」嗖的一聲，頭也不回，撲着彈指翁的後影，一直追趕下去。謝品謙忙道：「陳大哥，你走不得，我也不認識人，我也不認識道！」急忙一伏腰，從後追趕陳元照，三人先後奔西南跑起來。謝品謙身體疲乏，追不上陳元照，陳元照也沒追上彈指翁。

謝品謙說城門已關，其實門扇虛掩，還沒上鎖；彈指翁很明白的，伏腰疾行，斜趨小巷，眨眼間到了城門邊。把長袍披上，取出一小錠銀子，邀買門軍，私啓門縫，飄然溜出蕪湖城。身到廓外，回頭看了看，心中盤算：「我今夜必須趕到魯港，才不致鬧出意外。」又想不帶他們很對，他們的腳程必然跟不上自己；但是走得太多倉卒，身上連寸鐵也沒有帶。姑且拾了三塊石卵，折了一段竹枝；重新脫下長袍，搭在肩頭。預計要儘一個半更次，在三更三

點以前，趕到福元巷談宅。懷揣石卵，手揮竹枝，展數十年苦練的輕功，極力的飛馳起來；專擇捷徑，直趨魯港。

在後面追趕的陳元照，也把長袍疊搭在左肩頭，一對銀花簪插在後背，如飛的跟綴彈指翁。只繞了幾條小巷，便走岔了道，沒有追上。又誤信城門已掩難開，連忙改走城根。直奔到城根下沒人處，將雙簪和長袍改繫在胸前；施展『壁虎遊牆功』，弄了一身汗，爬上城頭，又翻出城外。這一來和彈指翁越發的分歧了。蕪湖城外，竹林農田處處青蔥；天色昏沉，三更後才見月光，又被浮雲微掩，滿眼只是一片片的濃影，隨風搖曳。江南春早，陳元照健步飛奔，不半晌，跑得混身汗出如瀉，溼透夾衫。忙將衣鈕解開，敞開懷，迎風疾馳。心中暗暗作勁道：「我這位師爺好冷傲的脾氣！你別看年輕，是個晚輩，我倒要跟師爺爺比賽比賽。：你是師爺，你可是老了；我是孫子輩，我可正當壯年。」且跑且盤算路程和時刻，要儘兩個更次，趕於五更前，奔到魯港談宅。

只贖下送信的謝品謙，追了一陣子，不但沒追上彈指翁，把陳元照也追去了。喘吁吁的追近城關，見城門已閉，怔了一會，翻身回去。心中暗說：「你們武當派也太驕傲了！」摸索摸索，只得找到梁公直家，報告一切，却在三更以後了。

謝品謙趕到梁宅，擲沙女俠華吟虹已睡復起，忙忙的來到內客廳，仔細盤問謝品謙。跟着石振英和梁公直父子也全回來。大家都已曉得峨嵋派捲土重來，不由人人動怒。又聽說彈指翁已經單身夜返魯港，陳元照跟蹤前往；石振英不禁着急道：「陳元照這孩子，實在太任

性！」梁公直道：「他也許是不放心他師祖；若大年紀，深夜獨行，有元照跟着，也倒很好。」謝品謙插言道：「不是那回事，他們爺倆不是一路。華老前輩不教他去，他私自跟隨下去的，是我沒有追上他。」

石振英搔起頭來，忙向華吟虹道：「談宅禦仇的事，老爺子既然這麼吩咐，我們斷難袖手。師妹，咱們明早一塊走，還是現在就追下去？」華吟虹睜着剪水雙眸，一聲也不言語，只看着石振英，有點待理不理的勁兒。石振英又問了一句，華吟虹方說：「你看青辨吧。我們老爺子的事，你倒不用操心；他年紀雖老，功夫沒有闕下。」

石振英吃了一個『沒味』，心知搏沙女俠猶記前嫌，只得又說道：「師妹要是心急，我們收拾收拾，現在就走。」謝品謙忙說：「要是立刻就走的話，梁老前輩煩你費心，借給我一套乾淨衣服。」梁公直忙命他的兒子梁少佑，給謝品謙找出全套長短的衣服。轉面對石振英說道：「峨帽派恬不知恥，已敗復來，必然心懷毒計；這一回我們必須澈底對付他一下。華老前輩已經前往，我們理應速去援助。不過要動身，怎麼也得等到天明。」華吟虹冷冷的說道：「現在不行麼？」梁公直道：「姑娘原來不曉得，這時問城門早已上鎖了。」華吟虹道：「那麼我父親是怎麼出去的呢？」梁公直道：「這個，謝師傅，華老前輩可是翻城牆出去的麼？」謝品謙道：「這可不曉得。」梁公直道：「還是明早坐船走吧。這時候快西更了，何必爭在一時？」

石振英也從旁攔勸，無奈搏沙女俠華吟虹和陳元照一樣，都是一衝的性格；沒有石振英

第

攔勸還好，有他這一開口，反倒勃然了。低着頭，目視着腳，腳點着地，說道：「我爹爹去了，我不在這裏住了，我總得追了去。我找找他老的藥箱子去吧。」說着往外就走，梁公直忙道：「姑娘，是真的，這時候城門關着哩，你出不去。」華吟虹不答，找到彈指翁的臥處，把藥囊等物找出來，自己結束利落，帶好兵刃；把石振英和謝品謙都丟在一邊，既不邀他們作伴，也不邀他們引路，獨斷獨行，立刻要走。居停主人梁公直留不住這位任性的女客，自覺面子上難堪；却喜內宅女眷已有起來的，忙幫着勸阻。女俠陪笑道：「對不住，我此刻一定要走；我要看看我們老爺子去。」

三

梁公直不悅，而向石振英，帶出不滿的神色來。以爲自己和華家父女交情本淺，無法深攔；石振英跟她是同門師兄，怎麼也不攔攔師妹呢？那知女俠這種作爲，就是專衝着石家叔姪來的；倒鬧得梁家父子做主人的搔頭搓手，無計可施。一看女俠去志已決，只得說道：「姑娘一定要走，我也不好深攔；等一等，我教他們備轎去。」女俠忙堆笑臉道：「城門不是關了嗎？坐轎出不去。梁老伯，您不用客氣，我打算翻城牆出去，就完了。您不用費心，我謝謝你。」

集

梁公直有點忍耐不住，對石振英發話道：「石大哥，華老前輩不在這裏，咱們可不好看，着華姑娘冒險。半夜越城是犯法的事，千萬使不得。我是個做主人的，我攔不住，我也得攔。姑娘一定要走，我已經備好轎了。城門關着也不要緊，我們可以叫得開；我還有這點面子。」說得石振英紅頭漲臉，橫身攔住屋門道：「師妹，我不是不攔你，我是不敢攔你。姑娘

你聽聽，連梁大哥也怪我不攔了。」向女俠連連作揖道：「好姑娘，坐轎走吧。跳城牆真不是鬧着玩的事，連我還不敢呢。」

擲沙女俠紅顏變色，越發的緋紅。看了看衆人，都爲自己着急，強把性子按住；仍不理石振英，單對梁公直道：「梁老伯，我實在對不住，你老別過意。我一聽我父親獨自去了，我心上很着急。我實在不能坐轎；那太慢了，我要趕五更到魯港。」跟着又說了幾句客氣話，梁公直方才釋然。這時候距四更已近；梁公直，石振英齊說道：「姑娘，你看，現在甚麼時候了？只賸一個更次，你要趕六七十里路，如何來得及？就是抄小道，也有五十多地呢；何必忙在一時，還是坐轎走吧。」女眷們也七言八語，幫着攔勸；梁公直又對石振英說：「你們坐轎走，趕到城門，也就快五更了。我教你姪子送了去；城門不開，也可以教他叫；你們生人是叫不開城門的。」

亂了一陣，擲沙女俠到底拗不過衆人。梁公直把自備的小轎抬出來，却只有這一頂。華吟虹無可奈何，向梁宅女眷道擾，又向梁公直道歉，上了小轎。另外從鏢局拉來三匹馬，由石振英，謝品謙，和梁公直的儿子梁少佑分乘，一直往蕪湖城南關走來。至於梁公直本人，却定於明日午間，邀衆前往。

備馬備轎，就誤功夫很大。梁宅上下開了個通夜沒睡；到了城門口，已經鷄叫。梁少佑叫開城門，送出城廂，下馬作別。梁少佑就要騎馬先行回去；賸下一轎二馬是往魯港去的；馬由石謝騎，轎由女俠坐。不想擲沙女俠突然變了卦，站在地上，不肯上轎道：「梁少爺，

勞你的大駕，你坐轎回去吧。我打算借您這匹馬騎。」梁少佑道：「這個！」見女俠辭色堅決，他一個年青人，無法拒絕；半晌說道：「我父親教我騎馬送行；」底下的話赧赧的說不出口來。擲沙女俠把頭一扭道：「你要是不肯借給我馬，那麼對不住，把轎也抬回去好了；我正打算步下走呢。」說罷，甩手就走。石振英和謝品謙都牽着馬站在旁邊，見華吟虹使性子，又要鬧僵，忙攔阻道：「姑娘，別僧別僧。」女俠道：「還是步下走着爽快，我就是不喜歡坐轎。」石振英咳了一聲道：「梁世兄，沒法子你坐轎回去吧。」忙趕上一步，將女俠攔住道：「師妹騎我這匹馬。」女俠道：「不用，我騎你這匹馬，你騎甚麼？」石振英道：「我騎梁世兄那匹。」女俠道：「犯不上。」石振英作揖道：「師妹，你饒了我吧。」女俠怫然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！石帥哥，我沒有得罪你呀，你怎麼罵我？」梁少佑聽着不像話，忙和謝品謙插言排解，把馬拉來，讓女俠騎了。

梁少佑坐轎回去，臨行對石振英說：「小姪不到晌午，準跟家父趕來。」石振英道：「好！」當下女俠咬着嘴唇，踏蹬上了馬；也不答理石振英，拍的一鞭子，策馬如飛的奔去。石振英向謝品謙吐舌道：「我這位師妹，跟我整排上了！」謝品謙道：「那是怎麼的？這位女英雄想必很驕慣吧？」石振英道：「那倒不是的，有她爹爹在面前，她老實極了，一點刺也不敢炸。」謝品謙道：「離開她老子，就鬧脾氣麼？」石振英道：「有那麼一點。不過，她這是誠心跟我過不去，我得罪她了。」謝品謙道：「你怎麼得罪她了？哦，您大概是瞧不起她了，拿她當小孩子了吧？」

石振英不由赧然，想不到謝品謙這個人倒看出稜縫來。搔頭歎道：「真是的，別提了！我是從小看見她長大的。一別多年，初見面時，我不認得她了；一時失於檢點，叫出她的小名來；她就跟我惱了。」謝品謙嘆一笑，兩個人說了幾句私話，拉過馬來，就要扳鞍認鐙；猛抬頭一看，黑影中，擲沙女俠已走得沒影了。

石振英失聲道：「這丫頭她居然又很會騎馬，咱們快追吧。」和謝品謙慌忙飛身上馬。謝品謙笑道：「你老還這麼說話，怨不得人家惱您了。」石振英爽然失笑道：「我自命涉世很深，待人細密，這一回真是失着了。可是，這丫頭實在是我從小抱過她的；十幾年不見，她居然練會這麼一身好功夫，我不由要誇獎誇獎她；那知她倒疑心我小瞧她了！謝大哥，我謝謝你提醒；我從今天起，真得多加小心。她本是一個小孩子，我怎能不拿她當小孩子呢？」謝品謙笑了笑，心中暗說：「這個老頭子還是不肯認錯。」越是年青人，才越怕人拿他當小孩子。人家已經是二十幾歲的姑娘，你還拿舊日眼光來看承她，你簡直是自找釘子碰！

石謝二人馬上加鞭，躡逐前面的蹄聲，如飛的奔馳下去。那擲沙女俠揚鞭疾馳，認準西方，專找捷徑，繞走下去。意思是想把石謝二人拋開，一來她討厭石振英，二來她不願跟謝品謙這個野男子同行。一路上竹林掩蔽，道路坎坷，馬奔起來，不勝顛頓；女俠却將韁繩勒住，控縱自如。走了一程，夜色朦朧，漸至破曉時候；春風撲面吹來，髮亂神清。回頭一看，果然把石謝二人全拋得無影無蹤了。擲沙女俠不由得粲然一笑，十分快意。但有一節，她馬上的功夫很有可觀，却不認得道路。這一回策馬急馳，往西南方魯港奔去，不想錯認

方向，誤衝到別處去了。她自己並不知道。

石振英和謝品謙是常出門在外的人，頓大道趕奔了一個多時辰，天色大明，農人赴耕，路行過半；再找擲沙女俠，越發的連蹄聲蹄跡都已不見。

石振英張目展望，心中發急道：「這位姑奶奶，想不到騎術不在你我之下，咱們快趕罷！」謝品謙有點支持不住道：「這可真丟人，咱們兩個男漢子累個臭死，反教一個小姑娘落下，也太難堪了。」石振英道：「你是教江水激着了。」謝品謙道：「你老不知道，起初我真有點發冷發燒。這一跑，渾身出了汗，倒覺好受得多了。」這却是強撐門面的假話，他此時渾身骨節都顛頓得生疼了。跟着說道：「可是的，莫非咱們趕過了頭不成？怎麼越追越沒影呢？」說着，又回頭看，後面更沒有女俠的影子了。石振英也回頭望了望，道：「不好，她不認得路，別是走去了吧。」謝品謙道：「那倒不見得。我初見她時，她曾經仔細問過我，旱路多遠，該怎麼走；水路多遠，有夜航船沒有？她問得很仔細，不至於走迷失了。」

石振英徬徨四顧，連連搖頭道：「不妥，不妥，我們真得找找她！」謝品謙實在累乏，說道：「我們先趕到魯港談宅，看一看她到了沒有。如果沒到，再找不遲。」石振英咧嘴道：「那一來，太丟人了。萬一她竟沒到，你倒沒甚麼，我可真丟臉。我這大年紀，竟把師妹帶丟了，我怎麼見我們華師叔！我的意思，我要先找找她，好在這條路上岔道不多，我想她未必趕過我們去。她從來很少出門，我敢斷言她必定走迷惑了。」

謝品謙不以爲然。其實他不是不肯找，他是打算先趕回談宅，緩一口氣。這一老一少兩

個武師又意見參差起來。謝品謙把馬放緩，抹着頭上的汗，說道：「依我看：咱們還是先回談宅；萬一她沒有到，咱們可以多邀人，迎上來找。這一路岔道究竟不少，你老要想亂尋，如何尋得着？說個笑話，您這個尋找迷路的人，弄不好就許也跟着迷了路呢。回頭我再找您，豈不更麻煩了？」石振英笑道：「你不要小瞧我呀，你的道路比我熟，我可是常出門的，我的鼻子底下還長着一個嘴哩。我偌大歲數，再迷了路，找不着家，我可真是廢物了。」

謝品謙還是喘吁吁的堅持着要先回香港。石振英忽一眼看出他的神色很帶不支之象，這才恍然大悟道：「這麼辦吧，謝大哥，你先回魯港福元巷，給他們送一個頭報。我就在這里，打圈掃聽掃聽。好在此地處處出莊人家，我可以問他們。江南道上騎馬的不多，女子騎馬的更少；只要有她，我總可以打聽得著；就怕半路上，出了別的岔錯。」

說到這「出了別的岔錯」一語，石振英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，不由叫道：「糟糕，糟糕，我可真後悔了；那時候我們真不該跟她隔開。我知道她討厭我，心想她獨自在前頭走，隔遠一點也好。況且她又是個姑娘，跟生人一塊騎馬，也太扎眼；因此我沒有緊催你追趕。真是的半路上迷了道。倒是小事。萬一遇見蛾媚派，憑她那個裝束，就瞞不過行家，倘或動起手來，」說到這里，越發焦急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謝大哥，你快回魯港。我越想越覺得著急，我一定得去找她。萬一出岔，她又是個沒出閣的閨女，我怎麼對得住她父親呀！」謝品謙低頭一想，也覺不妥，說道：「這一慮，慮得有理。」兩個人十分焦灼，立即分途。多臂石振英向謝品謙問明近處的道路，忙忙的往橫道上抄尋過去。謝品謙強提精神，策馬

急投魯港。

謝品謙且走且打聽。沿路上遇見酒攤和小鋪，必定下馬詢問：「有一個騎馬的女子，打從這裡走過沒有？」却是真糟，人人都說沒見。謝品謙也惶急起來，因又想：「他們出攤太晚，也許擲沙女俠已經走過去了。」但是，越打聽越無形迹，越覺着懸虛。一直進了魯港地方，沿街打聽，居然問出騎馬的人來了；却是三個騎馬的人，內中還有一個老頭子和一個年青小夥子。「這又是誰呢？」

第 等到問及容貌，却又奇怪。那女子年輕貌美，身材健挺，像個會武藝的；那老頭兒鬚眉皓然如銀，那年青小夥子長身玉立，都是穿着長袍馬褂，揹着黃包袱，急匆匆的穿魯港走過去了。謝品謙問罷，十分納罕；想了想，只得先到福元巷，看一看再講。

三 只是這一陣亂打聽，又耽誤了時候；趕到福元巷，已過辰牌。來到談宅後門口，敲門而入。談宅上空空曠曠，除了談大娘，倪鳳姑，和談維銘談秀才，和幾個談宅的打手，餘人俱已不在；連談大娘娘家的兩個弟兄倪元福，倪元祿也出去了。

第二章 搜敵覓伴

談大娘倪鳳姑和談秀才，叔嫂二人忙向謝品謙道乏，問他二番邀人的結果如何。謝品謙拭着汗，張目四顧，驚問道：「怎麼彈指翁和擲沙女俠爺倆個全沒到麼？」倪鳳姑忙道：「到了，到了，老先生早就到了，剛才已經跟段二爺出去了，我問的是別位。怎麼么妹（擲沙

女俠)和石老先生沒有同來麼？還有梁大爺父子，他們甚麼時候來？」

謝品謙一聽瞪了眼，拍桌子道：「搏沙女俠還沒有到麼？石老前輩回來沒有？」倪鳳姑也大詫，雙方互問起來。始知彈指翁果然輕功驚人，出了蕪湖城，一路飛馳，早於四更二點，趕到了魯港。他那小徒孫陳元照，揹着一對卍字銀元符，拚命的追趕下來，跑了個紅頭漲臉，到底沒追上師祖。這一來是路不熟，繞了遠；二來也是彈指翁有心儆戒他。他暗綴彈指翁，焉能瞞得過久涉江湖的彈指翁？身雖直奔，眼觀六路，早瞥見他了；却故意捉弄他，把他甩在半路上。兩人都是從談宅後院，跳牆進來的；彈指翁先打招呼，後才躍入。守後院的正是段鵬年，彈指翁告訴他：「後面還有人，留神不要傷了他。」陳元照這小夥子果然冒冒失失硬往院裏跳，連個招呼也不打。彈指翁捫鬚大笑，把陳元照數落了一頓：「你狗大的年紀，竟要跟你師爺弄詭？不教你跟着，是怕你墜腿，你到底墜下來。這幸虧是我嚇嚇過了，大又明了；若要不然，你難逃你段師爺的梅花針。下次別來這一套了！」

段鵬年和談大娘忙着安慰道：「英雄出在少年，這就難爲他。」彈指翁又道：「元照，我告訴你，天已大亮，你還窺後牆，太不妥當了；如果給鄰居看見了，多惹猜疑；教官面看見，更找麻煩。我說對不對？」陳元照滿臉都是汗，低頭警了彈指翁一眼，強笑道：「我知道你老看見我了。」依然不肯認輸。彈指翁不由失笑，對段鵬年道：「你從小就很沉穩。我年青的時候，跟他一樣，也有這麼一股子衝勁；前不怕狼，後不怕虎，要幹就幹起來，可是難免多吃釘子。元照，你往後別冒失了。師爺到底比你多吃幾年老米。你要知道，你師姑很

不高興你。她是我的女兒，我不能偏向着她；但是我門中最講究尊卑長幼，你對你師姑也瞪眼，你又跟我瞪眼。你的眼珠子本來就大，再一瞪，還吓壞了人哩！那模樣不許！」說罷，呵呵的笑了起來，陳元照更加臉紅了。華老是個性情幽默的人，他這樣對待陳元照，已經很刮目了。陳元照坐在那里，一句話不說，仍很忸怩。他在路上本有所遇，要告訴華老；因為這一笑，索性警在心裏，任何人也不告訴了。暗暗盤算着，要獨力辦一下；辦出眉目來，等伯父多臂石振英來了再講。

當下彈指翁吃了一杯茶，向談家叔嫂二人細問峨嵋派捲土重來，二次尋仇的詳情。問罷，心中非常憤恨，眼望二弟子段鵬年道：「鼠子們太也無理！」立時站起身來，把段鵬年叫到一邊，師徒低聲計議了一番；帶好兵力，穿好長衣，對談秀才叔嫂道：「我師徒先去搜搜他們看。」談大娘倪鳳姑忙道：「仇人來的很多，又沒有著腳的準地方；我看還是教我二兄弟，三兄弟，陪你老去吧。」

彈指翁道：「不用。我現在就是要現挖他們的窩。令弟二位，我另有相煩之處。現在天色已亮，我也無須跟他們峨嵋派動真的。」遂命倪鳳姑的兩個兄弟倪元福倪元祿，走後門，先到碼頭上等候。臨行又對陳元照道：「你跟了我去吧，給我打打下手也好。」陳元照忙道：「我還餓着呢，我先吃點東西，行不行？」華老眉峯一皺道：「嚕囉！你索性看家吧。可是你別弄說，老老實實的等着我們。」囑罷，急率二弟子段鵬年，忽忽下樓。談秀才，倪鳳姑，二倪，和陳元照，一齊送下樓來；還要往門外送，華老急急止住道：「別出去，看霧了

相！仇人的落腳處，我自然有法子摸；你們就準知道咱們的家門口，會沒有仇人的耳目在暗中釘着麼？我只怕我這一到，他們早就得了信，又驚走了，却是麻煩；所以非趕快不可。」說着，一撩長袍，與段鵬年湧身上房，從鄰房跳出去，繞道走了。就依着段鵬年所訪的賊蹤，師徒二人同訪下去。

隔過一會，二倪也開後門出去。天剛亮，門外沒有人；倪元祿笑向倪元福道：「彈指翁老先生也太仔細了。你看他那黃病臉，他竟有那麼好的功夫。」倪元福道：「人不可貌相，他還是武當派領袖呢。」兩人繞着道，也奔碼頭而去。談宅還贖談氏叔嫂，和陳元照，並別位護院的人。談大嫂道：「陳少爺，你餓了，我給你弄飯去。教仇人擾的我們簡直不成個家了，連廚子都不在這裏了；我教女僕好歹給你做點。」陳元照忙道：「大娘太客氣了，用不着費事，我出去買點甚麼吃罷。」談大嫂道：「那豈有此理？二叔，你陪着陳少爺，我去叫王媽做飯去。」嫋嫋的下樓去了。

談秀才和陳元照攀談道：「陳兄今年貴庚？……教你受累了。」說了幾句閒話，陳元照忽然站起身道：「對不住，廁所在那裏？」談秀才道：「我領你去。」旁邊一個壯僕道：「我領陳大爺去。」陳元照大喜道：「好。」竟跟隨壯僕下樓，說道：「你們宅中的人，我知道全不在這裏，不是全躲出去了麼？」壯僕道：「是的，下邊只贖下六七個人了。」陳元照道：「你們現給我做飯，一定很麻煩。……」剛說出做飯二字，忽覺出不對，這僕人一定代主留客。忙改口道：「我有一點小事，要到街上看看；我這就回來，你隨我關門。」僕人果

加勸攔，陳元照不聽；前門已鎖，急急開了後門，飄然而去。僕人想招呼主人攔阻，也來不及了。

陳元照到底溜出來。他一出福元巷，先張目一望；見後巷空曠無人，心中暗道：「華老頭子簡直瞎小心，吓唬我們！」立刻獨自一人，往慶和長，招遠棧，兩家店房找去。招遠棧果然有三個騎馬的客人，是一個精神矍鑠的老翁，一個長身玉立的少年壯士，一個身形稍矮，面圓貌美的大脚少婦。（這三個人，正是索奪寒光劍，南訪獅林觀的銅蓮子柳兆鴻，和他的女婿玉旛杆楊華，女兒柳葉青柳研青。）陳元照溜走之後，又隔過一會，謝品謙方才趕到，問起來，方知擄沙女俠本是同時來的，但已走失。而多臂石振英又找女俠去了，現在還沒回來。談大娘一聽，心中十分着急，道：「剛才陳元照也溜走了，你瞧這怎麼說！爲我們的事，弄得華老門下五個人，分成好幾處；有的嘔上氣，有的又逞能。」忙又囑回去，改口道：「萬一么妹（擄沙女俠）半路上鬧出岔錯來，我可怎麼對得住華老？華老是找尋峨嵋派去了；等他回來，一聽他的女兒和徒孫這麼胡來，他又脾氣大，不知要怎麼發氣哩。咱們千萬別告訴他，瞞着一點，省得他們爺幾個吵嘴，教我們做主人的怪難過的。」

謝品謙又問峨嵋派重來的情形，談大娘說：「他們倒還沒有動手；只是圍着福元巷，時有形跡可疑的生人，不分晝夜，前來刺探，以此教人很担心。這兩天幸未出事，但像這樣鬧下去，真教人睡不安枕，食不甘味了。」

談秀才已經私地裏託了官面，官家遣來幾個高手捕快，改裝小販，在談宅梭巡。但是峨

嶠派來的這些刺探的人幾乎個個是高手；他們並不在談宅逗留，只一走而過，教你抓不着把柄。捕快們反去跟隨他們，不是跟不上，就是撲空；再不然，被誘出好幾十里地去。仇人這次來的人數既多，而且做法又與上次不同；這一回居心要搜得人不得安生，再伺機潛施暗算。談秀才空花了許多賞錢，捕快們只抓着一個嫌疑犯，連仇人潛伏的準地方都沒有尋着。倒虧了段鵬年，趁仇人的底線用全神提防捕快的時候，把賊人的一個住處大概的探着；却不曾迫近了去看，怕的是弄驚他們。但賊人忽分忽聚，潛伏之處並不準在魯港，而且又時時搬場。他們二次尋仇，比上回加上十倍的小心，談宅這邊防範上越加艱難了。談大娘深知賊人用的是伍員疲楚之計，要把人弄得時時驚擾，日久天長，趁懈怠之時，再行下手。因此她迫不得已，才把彈指翁重請回來。

談大娘這時的心情最爲難過。自家一家人的生死固然惴惴擔憂；且將婆母，兒子，弟婦藏到親戚家，遣妥當人旦夕守護；自己一個寡婦，反與一羣邀來的武林壯士據守這所空宅，時時只怕賊人放火夜襲；只這二十多天，折磨得如大病一場。最麻煩的，還有小叔子談秀才，他自恃有胆有智，一心要借仗官府之力，來對付這夥江湖人。談秀才幼秉家風，儘管手無縛雞之力，却心雄萬夫，不肯隨女眷藏起來，他仍是不住的出主意。秀才出意思，應付這武林仇殺，好比紙上談兵；倒教談大娘多添一層心事，還得跟他講理。而且又有一件難事，是擄沙女俠至今未回，還得找一找她。

談大娘想起公公和丈夫來，真是不勝悲哀；背着人流了一回淚，偷偷擦乾，強陪笑顏，

再來調遣這位幫忙的壯士。備好午餐，請謝品謙吃了飯；加派兩名壯僕，教他們分兩股道，再去找搏沙女俠和多臂石振英去。謝品謙是二倪的盟兄弟，不願勞乏，忙帶人找尋出去。談大娘囑咐他，找到天夕，無論尋着與否，千萬先打發一個人，回來送信。謝品謙點頭答應。

謝品謙出得門來，和兩個壯僕分爲三路，往蕪湖大路，和小路，水路，迎了上去；沿途並打聽過路行人，和擺攤小販。按說還得打聽船家，謝品謙說：「別人可以打聽，惟有船家和脚行，千萬打聽不得；他們恐怕是和仇人通氣的。」兩個壯僕連聲應諾。三個人人在歧路上分開了，各找各的。轉瞬到了申牌，談大娘既盼尋仇的彈指翁，又盼迷路的搏沙女俠，心如火燒一般着急。只得命人看住門戶，身登高樓，悄悄開了樓窗，往四面窺望。這後院佛樓，可以直望到江堤和魯港全鎮。當年飛刀談五蓋造宅子時，本有深意。這佛樓不啻是瞭望台；而且還有菜窖花房，潛通地道，越過後巷，可通到對巷鄰宅。這本是飛刀談五當年在武林爭名創業，預備防仇避禍的一種打算。這地道堵塞有年，輕易不用；直到峨嵋派登門尋仇，方才用上。仇人把談宅前後門把得十分嚴，談秀才和談大娘這才悄悄挖通隧道，把女眷潛運出去。峨嵋派巴允泰諸人雖然有智，無如人生地疎，買不着洩底的人，終於沒把談宅看住；談宅利用對面鄰宅，反倒可以自由出入了。

談大娘登樓瞭望多時，從西窗口遠遠望見魯港大道上，人來人往，獨不見往福元巷走來的人。更望北窗口，碼頭岸上，忽上來一大批人，猜想是剛下船的搭客。這些人進了鎮，並不散開，逕往這邊走來。談大娘心中微微一動，回頭叫道：「二叔，你過來看看。」談秀才

連忙憑窗一看；來人足有八九位，越走越近，將入福元巷。談秀才道：「哦，這不是那位鏢頭麼？」談大娘道：「是的，是的；那個穿長衫的，不就是梁少佑麼？」叔嫂二人急呼男僕，開後院門，趕緊迎上去，把來客引進後巷。

來的人正是梁氏父子，梁公直和他的兒子梁少佑。其餘六位邀來的武林朋友，也都是談家的知交，是梁鏢頭轉邀來的。梁公直等直上佛樓，見面就問道：「華老前輩呢？峨嵋派的這些人，怎的這麼不識相！華老救了他們三個人的性命，他們怎的還等着華老走開，又來死纏？他們一共有多少人？」談秀才親自獻茶，答道：「據小姪託的人送來祕信，他們大概一共來了二三十人。」梁公直駭然道：「他們要造反麼？我們邀的人已有多少？」談秀才皺眉道：「早請的武林朋友，連本地的，和我們自己人，一共七位；再加上華老先生父女，和石老英雄叔姪，剛剛十一位；小姪又叫了幾名捕快。我們看家的人數，實在太少。我很想稟官剿匪，家嫂只不教辦，說要受到差隸無限勒索。其實這些官役在小姪面前，還不敢胡爲。」

梁公直道：「那個自然，二爺乃是當地紳士，他們焉敢訛人？不過他們這種人未必有用，免不了虛報討賞。仇人潛伏的地方，探着了沒有？」談秀才道：「聽捕快和街面上的李疤狗說，他們是藏在船上。」原來談秀才爲了這事，公然屈尊，找了地面上的幾個閒漢流氓，以及衙門中的狗腿子，教他們暗訪臉生的人。却不防他們探不出仇人的實底，却專會虛捏情報，騙他的賞錢。談大娘攔不住他，只可依着，但只囑他：「我們邀鏢客的事，你千萬不要洩露。」因此才免誤事。

談大娘倪鳳姑忙道：「二叔，你不要聽他們的話。」轉臉對梁氏父子道：「他們這些狗腿子的話什九靠不住。我也看出仇人來了不少，但是算來算去，他們也不過十幾個人罷了；只是他們正和船幫脚行勾着。我會對他二叔說，這些捕快腿子不是沒用，只教他們鎮嚇住船幫脚行，就行了；對付賊黨，還得另想法。就如仇人潛伏的地方吧，段二爺費了半天一夜的工夫，刺探的結果，以為峨嵋派的頭目人，都不在善港；全都分散着，潛藏在江對面小漁村裏。可是我們二叔託人訪查的，說是他們現在船上，我就疑心不確。」

談秀才道：「怎麼不確？我要是專聽李疤狗一個人的話，也許有假。嫂嫂要曉得，我不是傻子；那個捕快張立奎也是這麼說，前街上的蔡海軒也這麼說；三個人全說的有眉有眼，仇人一定就在船上。我的意思，打算請諸位鏢頭到碼頭上看看；萬一是真，我們簡直稟官把他們抓了。」

談大娘着急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那一來倘或是假，豈不空費了手脚？萬一是真，更怕捉不住他們，落個打草驚蛇！我想我們還是一面等一等，聽彈指翁的回信；一面派人先找擄沙女俠。」談秀才道：「一味傻等，豈不誤事？還是分頭辦事的對。不拘怎麼着，船上也該去人查一下。」

叔嫂二人幾乎抬起槓來。梁公直忙插言道：「大嫂不用着急；二爺是很精明的，也不至於上了他們的當。碼頭上，船上都可以去個人看看；只小心一點，不要太露了形。至於虹姑娘，倒是也得派人找找。」勸解了一陣，方才開始商量正事。暫由梁公直出主意，把人派開

；有的過江接應彈指翁，有的駕碼頭船上，窺看敵情，有的尋找擄沙女俠；其餘的人便留下看家。

不想剛剛派定，蹄聲過處，後門忽然大響。看門的人開門窺看，叩門的正是多臂石振英。他一路尋搜，竟沒有迎着擄沙女俠華吟虹；折回來進了魯港，在福元巷慌慌張張下了馬，進了後門，向看門人問道：「華姑娘來到沒有？」僕人答道：「沒有。」石振英一蹶腳道：「唉！又問：一謝品謙呢？」答說：「來了，又走了。」石振英點着名把彈指翁，陳元照等頭一撥人，問了一遍；曉得諸人均已來到，獨獨的女俠不見，越發着起急來。忽忽告訴僕人幾句話，命他把馬拉進去；石振英抽身又要走。僕人忙道：「梁老鏢頭已經到了，你老不見見麼？」石振英擦着頭上的汗，懊惱已極；轉不見華吟虹，就不肯見梁氏父子，當下轉身便要出巷。但是梁公直和談大娘倪鳳姑，已然在樓上望見；等了一會，不見石振英進來；大家忙忙的迎了出來，把石振英喚回，邀入佛樓，齊問緣由。

石振英上了樓，僕人把馬牽到馬號。梁公直看着石振英的面色，問道：「石四哥，你怎麼才到？路上有事麼？」談大娘接問道：「怎麼您老還沒找着么妹妹麼？剛才謝品謙謝大哥又出去尋找她去了，沒跟你老碰見麼？么妹到底怎麼走丟的？路上擺攤的，走道的，竟沒有一個人看見她的麼？」石振英垂頭喪氣，不住打咳道：「這位姑奶奶，她簡直跟我過不去！我直找出好幾十里地，沿路上逢人打聽，都說有一個騎馬的女子，進了魯港鎮甸。我只道她已經回來了，誰想她竟沒有到？我還得找尋她去，她跟我嘔上氣了！」

倪鳳姑詫異道：「唔？既然她進了鎮，怎麼不上我們這里來？莫非她投了店了？……不過斷無此理呀！可是的，您老怎麼跟她嘔氣了？」因見石振英汗流滿面，在屋中打轉；便命僕人，打來一盆洗臉水。石振英擦了擦臉上的汗，喝了數杯茶，才向眾人訴說擄沙女俠和自己嘔氣的因由。眾人暗笑石振英這個老江湖，倚老賣老，竟得罪了師妹，現在受窘了。石振英又諄囑眾人，千萬別對師叔彈指翁說。他心下仍然沉不住氣，稍爲歇過一陣，問了問峨嵋派的情形，仍要步行出去，尋找師妹。無論如何，他今天得把女俠找回才行；應付峨嵋派的事，他竟顧不過來了。他連連舉手，向談氏叔嫂道歉；又向梁公直父子拜託，請他們偏勞。

談氏叔嫂見石振英如此着急，都以擄沙女俠半途失踪，固然有些可慮，但未必幸遇仇敵。一齊安慰石振英道：「謝大哥已經帶着人，出鎮尋她去了，你老先歇歇。」石振英瞪着眼說道：「你們不曉得，我這華師叔門規最嚴，家教更嚴，平常就不許女孩子們獨自出門的。這一回她竟爲跟我嘔氣，單人走去；倘或出了一點閃失，我簡直不能活！談大嫂，談二爺，我不能幫你們的忙，反給你們添煩，我真對不住！一到天黑，她再不回來，我的沉重可就太大了！我越想越覺可怕；憑她那份聰明，斷不會迷路，半路上一定出錯了！我必得找着她，我這就得走。」說着站起來，連陳元照的情形都不暇詢問了。談秀才忙勸道：「你老總得先吃飯，飯這就做得。」石振英道：「我還吃什麼，我飽飽的了！」談大娘道：「飯已經做好了，你老多少吃點。」

樓梯響處，僕人果然端進飯來，共是兩桌。談秀才堅請石振英，梁公直等一同用飯。梁

公直也勸道：「既是石四哥着急，飯後我就陪你一同去找找。我看她未必是迷路，也不見得是遇敵；只怕她一時貪功，獨自訪仇去了。」石振英飢腸轆轆，早已餓極，一聽這番解說，稍稍寬心；這才勉強坐下，大嚼起來。

剛剛吃了一碗飯，談宅前門忽又「蓬蓬蓬蓬！」的大敲起來。五進深的院子，居然在三層佛樓上聽得出聲音來；這敲門的動靜已經很大了。這些男客聚坐進膳，談秀才談維銘在末座相陪，談大娘坐在小茶几旁凳子上，看着說話；一聽這陣響動，衆人愕然停著，側耳道：「快聽聽那里敲門？是這裡不是？」談大娘關心極切，霍地站起身來，趨近樓窗，往下面尋看；竟看不見前門口敲門的人是誰。忙回顧僕人道：「你們快到前院瞧瞧去，這是誰叫門哪？」僕人應命下樓，談大娘忙又追到樓門口，囑道：「要是生人，千萬問明白了，不要先開門。要是熟人，你們叫他繞走後巷，從後門進來。」

正吩咐間，石振英把筷子一丟，也奔到樓門口，往下探望；叩門的人已由前門轉到後巷。身形一掠，石振英忽然大詫道：「咦，這個小孩子禿頭禿腦，我認得他；快快放他進來！」衆人都要扶窗窺看，梁公直道：「你們不要全擠在窗口。」不一刻，後門上人進來回稟：「敲門的果然是個小窮孩。他說是奉命前來送信，要見姓石的一位老爺子，當面討賞交信。石振英急忙下樓，回顧談大娘和衆人道：「大嫂，你可知道，你們此地有個叫唐六的小窮孩麼？這敲門送信的就是他。……」談大娘如何知道，談秀才也說不知道；門房在旁答道：「你老說的是，來人的確是本街上的貧苦小孩；他已經十六七歲了，專在碼頭上給客人扛行李引

路的。他手裏拿着一張紙條，說是一位姓陳的少年客人寫的，言明面交石大爺。一談秀才忙道：「既然石老先生認得他，快快叫他進來。」石振英道：「等一等，我出去問他吧。」衆人也就跟了出來。

來人真就是窮孩唐六，手持一張紙條，見了石振英，忙作揖叫道：「客人，你老好！我給你老送信來了。」石振英心中詫異非常，面不露形，含笑問道：「好好好，是誰給我來的信？是那姓陳的？」唐六湊過來低聲道：「就是你老那個夥伴，那個年青小夥子，他不是會武藝，拿着那麼一對半截戟的兵器；他不是見你老叫伯伯麼？是他寫的這紙條，教我送給你老，別教別人看見。」石振英道：「哦！」回頭看了看梁少佑，已然跟在背後，忙對梁少佑道：「你先請回，我跟這唐六說兩句話。」立刻把唐六叫到一邊，問他在何處見了陳元照，並伸手接取那封信。

唐六這小子依然鬼頭鬼腦，手中紙條不肯交出來，只低聲說：「剛才在慶合長客棧門口外，碰見了你那位姪兒，一個人在街上溜達，見了我，他把我領到茶館，就寫了這張紙條，教我務必親手交給你老。」石振英道：「拿來我看。」唐六笑了笑：「我丟下生意，給你老送信，你老就不給我幾個酒錢麼？」石振英道：「好小子，你會訛人！我那侄兒他準沒給你謝犒麼？」唐六笑道：「他是給他給的；你老請想，我得了他的賞，要是丟下不送呢？」

石振英道：「好好好，你這小子真刁！看這意思，我不給錢，你就把信味起來呢。」唐六道：「那可不敢，你老瞧我是個窮人，你老還不可憐可憐我麼？」石振英道：「好一個鬼

羔子，你會說話！」心中尋思，搏沙女俠還沒尋回，陳元照這孩子又出新把戲了。急忙從身上掏出錢來，遞給唐六；直添到一串，唐六才歡喜道謝，把紙條交給石振英。又特表殷勤道：「你老還寫回信不寫？」石振英道：「不用。」唐六便又重謝了一聲，轉身要走；石振英忙道：「等一等，等我看完這紙條。」這紙條已被唐六揉成一個泥團似的了。急急的展開一看，陳元照果然又弄出好把戲來了。石振英失聲罵道：「好小子！」

這一罵，唐六在旁心驚，忙答腔道：「你老別起疑，這信真是你老的侄兒寫的；決不是我捏造的，我也不認識字。」石振英道：「好，你這是挨罵，我沒有罵你呀。滾你的吧。」唐六才要轉身，石振英又叫住道：「等等再走。」忙向唐六打聽陳元照現時的行踪；唐六道：「他出了茶館，順着街往南走去了。他催我立刻來送信，我實在不知道他要往那裏去，他也不肯告訴我。」

石振英問不出所以然來，只得將唐六囑咐幾句。對他說：「如果看見陳元照，和那個賣野藥的郎中一黨，趕快前來送信，必有重賞。」唐六歡諾而去。多臂石振英持信揣思，忽一回頭，梁少佑上來問道：「石老伯，甚麼事？是誰給你老送的信？」石振英搖着頭，唉了一聲道：「上樓再告訴你。」梁少佑跟着問道：「是陳元照陳大哥來的信麼？他上那裏去了？」石振英還想瞞着，知道瞞不住了。一齊進入院中，上了佛樓，衆人都跟了進來。

石振英向談家叔嫂，梁公直父子說道：「你們看，元照這小子，他訪出一點線索來，他也不回來送信，就自己追下去了！」把紙條鋪在飯桌上，大家都湊過來看。談大嫂歡喜道：

「這不是得着仇人的下落了！」紙條上明寫着：一個男子，一個女子，一個老人；這正像是峨嵋派唐林，韓蓉夫妻；只是還有這個白髮老頭兒，却沒有露過面。談秀才道：「這許是他們邀來的幫手吧？」梁公直道：「可是的，方才聽說，彈指翁師徒過江訪仇去了，怎麼仇人又在這裡出現？」談秀才道：「我們四出邀人，仇人自然也會四出邀人的。」談大娘道：「這女子一定是那天夜間跟么妹動手的，可惜么妹跟段二爺都不在這裏；若在這裏，可以設法暗地認一認。」梁公直道：「那天夜裏，元照和石四哥不是也在場麼？元照他一定認得，他現在跟了下去，這一定是賊黨無疑。我看我們應該趕緊接應他去。」

陳元照寫的那紙條上本說：「頃在街上看破仇踪，有男女二人與一老翁同行，任刻已追趕下去。如能查出頭緒，定必趕回馳報。」末句並請石振英不要聲張，不必着急。至於男女三賊的年貌和落脚地點，陳元照並未寫明，也許他是不肯告訴別人。衆人看着這小小紙條，都顧不得吃飯，向石振英盤問送信人可還有甚麼話沒有。

石振英此時心裏最爲躊躇，擲沙女俠和陳元照都該由他追回。論情理，應先尋擲沙女俠；可是女俠不過是迷路，還不一定有危險；陳元照却是緞下仇人，分明涉險。衆人向他問話，他只一味搔頭；半晌，拍桌子說道：「不行，這小子讓他胡弄去罷，我不管了；我還得尋找我們師妹去。」說罷，飯也不吃了，披衣就走。梁公直忙道：「他們年青人不知輕重，你別跟他們瞎着急。咱們大家想法分頭尋找他們。」談大娘關切着本身的利害，齊勸石振英，先去尋陳元照，就便追究仇踪。至於華吟虹，已有謝品謙率漢往尋；談大娘道：「石四哥

若還不放心，我們可以再煩梁家父子辛苦一趟。」梁公直道：「對，我們爺倆去，石四哥先吃飯吧。」石振英實在沉不住氣，說道：「我已經飽了，我先走吧。找一人是找，找兩人也是找，我就一道把他兩人都找找吧。」站起來，把兵刃忽忽帶好，立刻走出去。

那知他剛剛走到大街，迎面忽有一人牽馬而來，正是談宅派出尋找搏沙女俠的僕人。石振英不認得他，他却認得石振英，忙上前叫道：「石大爺，你老往那里去？我們主人等你老好半天啦。」石振英把他看了一眼道：「你是誰？你可是談府上的人麼？你牽着這匹馬做甚麼？這是誰的馬？剛借來的麼？」僕人答道：「不是的，小的是談宅的張升，這匹馬是華小姐騎來的。」

石振英哦的喊了一聲道：「你遇見華小姐了？這可好了，華小姐現在那里？」僕人道：「主人告訴我，說華小姐迷了路；我們一共兩個人，跟着謝品謙謝大爺，分三路出去尋找。是小的遇見華小姐了，她老叫我這馬牽回。」石振英忙道：「我問你，她到底現時在那里？」僕人說：「她老隨後就來。」石振英道：「咳，這麼嚕嗦！我問的是你甚麼時候，在甚麼地方，遇見的她？」僕人道：「就是剛纔，在東鎮口外。」

多臂石振英頓足道：「好好好，這些年青人，到家門口還不進來！」又顧僕人道：「你怎麼不催她回來？不用說，她把馬交給你，她又不知往那里去了！」僕人見石振英抱怨他，心中很不快，立刻答道：「石大爺，你老聖明，人家是位小姐。她老對我說：『女人騎着馬進鎮，不大方便；教我把馬牽回來。她老說，她跟着就來。小的我要給她老雇轎，她老不肯

，只催我快牽馬走。我是個下人，我怎敢強迫宅上的女賓哪！」

多臂石振英自恃是老江湖，不想這一次二番出山，到處碰壁，索性連一個奴僕也不會應付了。多臂石振英臉上訕訕的，忙把女俠華吟虹現時的趨向，草草問過；吩咐僕人：「得了，你快把馬送回宅裏去吧，把剛才的話告訴他們。」立刻舉步如飛，找尋過去。但當他奔到東鎮口，搏沙女俠早已不在那里了。魯港不過是彈丸大小的市鎮，石振英踏遍鎮內外，終沒有找着女俠；那陳元照也沒有遇見。

轉瞬天黑，梁公直父子在魯港內外找了一圈，也沒遇見華吟虹，重轉回談宅。談宅上下的人都着起急來；談大娘，談秀才尤其焦灼，不時站在樓窗畔，盼著尋伴兇仇的消息。却只回來一匹空馬；跟着謝品謙撲空重返，二倪也從碼頭折回，沒有發見賊踪；別的人竟一個也沒回來。彈指翁，段鵬年師徒渡江未歸，陳元照和搏沙女俠獨行不見，連石振英也不回來了。談大娘心中難過，望著天色叫道：「你看，這就到二更天了！」談秀才也嘆了一口氣道：「求人真難，倒不如花錢找捕快幫忙了。」說到這裏，見寡嫂面容變色，忙又嚥回去，勸道：「嫂嫂別着急，好在現時還沒事。」談大娘潸然掉下眼淚來。

第四章 搏沙女俠徬徨歧路

搏沙女俠華吟虹騎着梁宅那匹馬，五更時分，由蕪湖城南關，往魯港奔來。她聽不慣師兄石振英的拍「老腔」，不肯隨師兄同行；也嫌謝品謙粗魯，不願跟他搭伴；竟把馬攣亂打

，獨奔西南，落荒走下去。

吟虹姑娘自幼學會一身武功，騎術也很精；十三四歲時，每隨昆仲狂男，出城試馬。一到十六歲，便大門不出了。這一回却是第一次出這遠門。她連東西南北也不很明白。順着小道直跑下去，起初還聽見背後蹄聲，和石振英喊着師妹的呼聲，跟着便聽不見了。又奔了幾里路，天色發明；擲沙女俠回頭一看，果然把石謝兩個男子拋遠，心中歡喜起來。道：「我的騎術還沒有忘下，這兩人居然沒有跟上我。」

她却不知道她已走錯了路，當然石振英趕不上她，她也當然聽不見後面的蹄聲。又趕行十餘里，天色大明，擲沙女俠忽覺得路徑有些可疑。她離開魯港往蕪湖走時，本是坐船，沒有看見陸路。但是她竟從直覺上，忽然覺出自己走的路大概不很對。她仰面看天，朝陽已出，高掛天空，發出赤色的光芒。擲沙女俠在馬上昂首而望；忽「哎呀」的一聲道：「我華是走錯路了！」她把馬勒住；想起了一首古詩：「日出東南隅，照我秦氏樓。」知道早晨的太陽是在東南方的；她心中盤算道：「我這是往西南走，太陽應該照我的左半邊臉才對，怎麼太陽整照我的對面呢？哎呀，我許是錯往東南走下去了吧？」

其實她倒不是錯走到東南；她此刻實是錯走到正南方去了。吟虹姑娘立刻張目四望，心中又說：「聽說由蕪湖奔魯港的旱路上，沿路很有市鎮；我現在全走的是田野地，我一準是走岔了路。哎呀，我說我跑在他們前頭，誰想反倒落在他們後頭！我不能在他們面前去臉，我趕緊改道吧。我還得趕快跑，找個過路人問問才好。」閃目一掃，發見一個在田邊走路的

人，急上前問路。這一問，方知當真錯走出十六七里地。

吟虹姑娘問明道路，飛身上馬；照着過路人指點的路徑，走了下去。但只走了幾步，她回頭看了看，忽又動疑道：「不對！這個男子直著眼繃打量我，我身上有甚麼可疑處麼？莫非他告訴我的路不對，他騙了我不成？我一共才走出不到二十里地，怎麼倒錯出十七八里地？不對，不對，我得酌量酌量！」

她不知自己的打扮和口音是江南人少見的，人家覺得她異樣，越發要多看她兩眼。她更不知自己策馬飛奔，跑得很快，自覺才走出一二十里，其實差不多快三十里了。她却過分慎重，無端猜疑起來；忙張眼四顧，打算再跟人打聽打聽。旋即尋到一家小村，恰有一個農家少婦，在井邊打水。女俠翻身下馬，慢慢走過去；先求水飲馬，跟着問路。這少婦也是上眼下眼打量女俠，問她是那里人？幹甚麼的？可是跑馬賣解的麼？這少婦的口音比剛才那個過路人還難懂；女俠是陝南口音，又不常出門，這少婦却也沒有見過北方人。兩個女人互問了好半晌，打了許多手勢，方才聽懂彼此的話。那少婦用手指着方向，不厭其詳的，把往魯港去的路，告訴了搏沙女俠。原來剛才那個過路人告訴她的路，並沒有差錯，倒是自己過疑了。

女俠掏出十數文錢，謝了少婦；立刻飛身上馬，照着準確的路線，直奔魯港。這一回特加小心，走一段路，打聽一回。不想在半路上，又打聽出一樁可疑的事情來。

搏沙女俠言語扞格，舉動詭異，奔馳在江南道上，頗爲行人所詫視；當她下馬打聽道路

時，更招人疑猜。緊趕了數十里，算計着將近魯港，被這江南的春陽晒得臉面通紅，很覺口渴。路旁樹蔭下，支着幾座布篷子，內有一兩座賣米酒的小攤。女俠下了馬，走過去，想買些鮮果止渴。但是酒攤上沒有水果，旁邊却有個小茶攤。女俠一向不肯喝酒，更不肯踏飲；現在渴極了，只得把馬拴在小樹上，到蔭涼下站着歇汗，一面張目尋看。擺酒攤的是個跛腿中年人，有兩個小販在那里喝酒。擺茶攤的是一個老婆子，和一個半大孩子，倒有一些蒸食和爛杏青梨。女俠皺眉看了看，不肯購食，便想買茶；但跟脚夫同坐在一處，又嫌不好看，只遠遠的站着。那賣茶的老婆竟和賣酒的私議起來，用一種江南的土音說道：「這個姑娘想是走失了伴的。」賣米酒的說：「恐怕是的吧。」低聲說話，女俠一字也聽不懂；但看他們旁睨竊指的神氣，已然猜出他們是在議論自己。女俠乍覺含愧，旋復一整面色，向他們瞪了一眼。心想：「我索性過去，買碗茶吃，太渴得難受！」

女俠直走到茶攤面前，賣茶的老婆子立刻不出聲了，仰面問道：「姑娘可是要一杯茶吃？這裏還有梅湯。」吟虹看了看，不由惡心。黃沙碗，濃黃色的粗茶，蒼蠅飛來飛去，往爛果食，粗點心上面落。擲沙女俠和柳葉青不同，她不會久涉江湖，看不慣這種髒的飲食。低瞧了半晌，方才指着茶桶說：「我要買一碗茶。」老婆子取碗使斟，吟虹忙道：「你把碗擦一擦，再拿水洗一洗。」老婆子仰着臉說：「這碗是乾淨的。」就豁啦的斟上一滿碗了。吟虹姑娘唉了一聲，催老婆子把這碗茶倒去，就用這碗茶洗碗。老婆子就像聽不懂似的，看着女俠的嘴，說：「這隻碗人家剛使過了，真是乾淨的。」一直舉到女俠面前。

吟虹姑娘性子急，奪過碗來，自己就用這茶水把碗洗過；用自己的手巾，把碗擦了；又取水重新沖了沖，方才奪過茶桶，自己斟了一碗，舉到口邊便喝。不想這茶又很熱，只得放在茶案子上。老婆子伸出兩個手指頭嚷道：「姑娘，你得給兩碗茶錢！」吟虹姑娘也打手式笑道：「老奶奶，不用着急，我給三碗茶錢。」老婆子聽懂了，這才欣然說道：「到底是走江湖的姑娘闊氣，姑娘請這邊坐。」拿一塊汚手巾，把長凳擦了又擦，讓女俠坐下。女俠點點頭道：「謝謝你，我只在這里站着，涼快涼快。」

老婆子見女俠很大方，極力兜攬。閃着蒼蠅，指着她的爛果子，乾蒸食，說道：「姑娘，這都是新批來的，這上面一點土星都沒有，姑娘可吃些兒？」女俠看了看，笑着搖頭，道：「我先吃茶。」老婆子就搭訕道：「姑娘這是往那裏做生意去？」女俠只當是問她往那裏去，便答道：「我麼，我上魯港。」老婆子歎然道：「我看姑娘一定功夫很好，你一定會踩繩吧？也會登皮缸麼？」

擲沙女俠半聽懂，半聽不懂的答道：「你說我麼，我不會功夫啊。」低頭看了看自己身上，心想：「這老婆子倒高眼，她怎麼會看出我有功夫來呢？」一回頭，看見自己騎的馬，恍然道：「哦，她一定看見我騎馬帶劍了。」這老婆子仍然打量女俠，由頭面直看到脚下；見吟虹脚下穿着纖瘦的皮靴，指着說道：「姑娘，你穿這種靴子，恐怕不能登皮缸吧？我記得我看見過你們賣藝的，都是纏得很小很小的腳，穿着小紅綉鞋，好看極了。姑娘你是上魯港，趕生意去麼？沒聽說魯港有社戲呀。我說小三，今天是幾兒？不是離藥王廟還遠着哪麼？」

？」那個半大孩子叫小三的，在旁左一眼，右一眼，偷看女俠；把一對眼都看直了，他祖母說的話，他一字也沒聽見。

一起初，女俠也聽糊塗了，這賣茶的婆子竟把她當做了跑馬賣藝的繩妓。老婆子一口的皖南土話，女俠竟不會全聽明白。但一聽到趕生意的話，又見那個半大孩子的呆相，把個女俠不由臊得滿面通紅。心想：「不好，他們把我看成甚麼人了？怨不得老爺子不許女孩子出遠門。我趕快問一問路。離開這里吧。」遂快着喝茶，一面從身上掏錢。誰知那老婆子不待女俠問路，反先問她道：「姑娘別是迷了路的吧？」

女俠心中一驚，把手端的那碗茶都幌動着，忙問道：「老奶奶，你怎麼知道我是迷了路的？」老婆子道：「你不是不只你一個人麼？我知道你們都是成夥的；剛才頭半個時辰，我瞧見你的夥伴騎着馬，打這里走過去了。」

女俠又不禁心中一動，旋又恍然，忙問道：「我的夥伴，我的甚麼夥伴？可是一個五十多歲的黑短鬚老頭子，身量很矮；一個三十來歲的小夥子，粗眉大眼的麼？他們兩個人可是一個騎黑馬，一個騎白馬，從蕪湖往香港去的麼？」她說的是石振英和謝品謙。那賣茶的老婆子道：「這個，不是的呀。你的夥伴不是一個六十多歲的白鬚老頭；一個二十幾歲的白面少年，帶着個彈弓子麼？還有一個姑娘，也像你這樣；就是身量比你矮，小圓臉，大眼睛，龐兒長的很俊；可就是一雙大腳，糟了，比姑娘醜多了；她也是帶着一把寶劍。我說對不對，小三？」小三倒把這句話聽見了，應聲道：「那個姑娘穿着一身綠，沒穿着裙子，腳很

大。」

擲沙女俠駭然一震：「這是誰呢？」忙向老婆子問道：「這個女子是閨女，還是媳婦？」老婆子搖頭道：「不像是姑娘，像是個小媳婦，開過臉的了。」

擲沙女俠顧不得吃茶，把茶碗放下，這才往茶攤旁那個長凳兒上一坐，口中說道：「噢，是個媳婦？」仰臉回想起來：「這女子可是那個打毒蕪藜的女賊麼？她是個婦人；記得那天夜戰，面目雖未辨得十分清楚，聽口音，看舉動，好像她是有三十多歲了。莫非不是她，是她另邀來的人？還有那個男子，大概是他的丈夫；可是的，那個白鬚鬚老頭兒，是他們的甚麼人呢？」

女俠側臉凝眸，深思不語。賣茶的老婆子仍在一旁嘮叨道：「姑娘跟他們不是一夥麼？他們已經打夥兒走過去了。姑娘還不快追他們去，他們過去好一會子了。」

擲沙女俠道：「他們早走過去了？他們就只三個人麼？他們都帶着甚麼物件？」賣茶婆仰面想了一想道：「他們是三個人一夥，都帶着小包袱。後來還有一個年青小夥子，在步下走着，直打聽他們，大概跟他們也是一夥。」

女俠道：「哦，都帶小包袱。還有一個小夥子，這小夥子甚麼長相？」賣茶婆比手畫腳，形容了一番；這小夥子拿着一對奇怪短兵刃，好像虎頭鉤，又像方天畫戟，頭上有個卍字錠。女俠聽了，心中似雪一般的明亮。這過去的老少三個男女，一定不是石振英，不是謝品謙；這步行的小夥子多半是陳元照。賣茶婆說這三個男女，人人騎駿馬，帶兵刃，自然定

是武林中人。只不知他們是不是過路的拳家，還是賣藝的江湖。賣茶婆的口音十分難懂，問她話很費事。要路口上，人來人往，都拿着眼打量女俠。茶攤酒攤上的腳夫們，小販們，也都大瞪着眼珠子偷看她；公然悄聲私論，品頭評腳，把女俠看成繃妓。女俠十分惡顏，顰眉蹙怒。但她有要緊話，必須打聽明白；便顧不得這些，仍向茶婆般攀談，細問這三個男女的來歷去向，和舉止言談。又問這三個男女，都帶着甚麼行頭，有多少件兵器？賣茶婆說不出來，只說道：「那個小媳婦子是掛着一把劍，那個小夥子揸着一張弓，插着一條鞭；老頭兒空着手騎馬，好像只拿着一條馬鞭子。」

女俠道：「噢！」忙問道：「他們沒有帶花槍，大刀，流星，三截棍，梢子棍，白蠟竿，這些兵刃麼？」茶婆搖頭道：「不，他們只有一把劍，一條鞭，一張弓；想必他們這賣藝的還有好些行頭，早有人抬過去了。」跟着又絮絮的問了些跑馬賣藝的事情。

女俠聽罷，抬頭往前路一看，心中盤算：「這三個男女很是怪道；哼，他們一定不是賣藝的江湖人。若不是談家新邀來的助手，定是峨嵋派後趕來的黨羽。」忙又向茶婆追問這三個男女的口音；賣茶婆說：「他們騎馬從這裏走過去，只在井邊飲過牲口，沒有聽見說話。」側着臉，反問女俠道：「怎麼樣，這三位是你的同伴麼？」女俠笑了笑道：「也許是的。」

縹沙女俠心想：「這事情有譜，我不要再就誤吧。這三個人實在可疑，非仇即友；我應該驢路打聽打聽他們。」心想着非仇即友，却不知何故，女俠總覺着這三男女必是峨嵋派，必

非談家邀來的武林朋友，就好像有甚麼預兆似的。又想：「陳元照這小子是早走的，怎麼才到這裏？大概他也是要綴這三個騎馬的人吧？」把茶啜了數口，又要了些涼茶，覺得可口，連飲了兩碗，把枯渴止住。井台離此尚遠，就向賣茶婆買了半桶水，把馬也飲了。掏出一塊銀子，不知輕重，不知多少，隨手丟給茶婆道：「老奶奶，給你茶錢。」一回身，衝着酒攤上那些大張嘴，直瞪眼的人們，惡狠狠還瞪了一眼；也不言語，帶過馬來，超乘而上。才走出數步，隱隱聽得背後人聲道：「小婆娘準是個賣藝的雛兒。」女俠惱怒道：「這一羣東西！」不由得又回頭一瞥，竟有一人大聲喝采道：「回頭了，回頭了，要命得啦！」

搗沙女俠又不由得勒馬回顧，眉橫殺氣，目含怒焰，後面的人登時不言語了。搗沙女俠恨了一聲，到底強忍住一口氣；勒轉馬頭，馬上加鞭，往前途走下去。

春風拂面，驕陽正熾，把女俠曬得紅顏渥丹；一口氣奔進魯港鎮口，翻身下馬。仍找到一個在路口賣茶的老頭兒，客客氣氣的上前問道：「老爺子，這裏是魯港麼？」老頭兒答道：「不錯，這裏就是魯港。」又問道：「勞您駕，往福元巷怎麼走？」老頭兒指了一指，「往東一拐，往南一轉」的說了一大堆，女俠簡直聽不明白。女俠忙又伸出三個手指頭，問道：「老爺子，你可看見三個騎馬的人，剛走過去沒有？是一老，一少，一個女的，都騎着馬，帶着兵刃。」這老頭兒立刻說道：「哦，不錯，有這麼三個人，騎馬帶劍，早走過去了。」女俠忙又問：「他們往那邊去了？」老頭兒又一指街東道：「他們進東大街去了。」

女俠暗喜道：「有影。」也不再上馬，竟這麼走一段，問一段，跟蹤找尋過去；很費了

半晌唇舌，居然問出確切的去向來。緣因是江南道上騎馬的人少，一問一個準。沿路攤販因爲擄沙女俠是個異樣的美貌女子，個個是忠告善道，有問必答，每答必詳必盡。却有一樣，這些人都把女俠認做迷路失伴的江湖女子了。女俠牽着馬，到了東大街，站在小攤前邊，打聽三個騎馬人的下落；問不到幾句，竟走過好幾個閒人來。有的直眉瞪眼的偷看，有的七言八語的反問。一個流氓模樣的漢子，公然涎着臉跑來，盤問女俠：「喂，你們住那一家店？打算投靠誰？現時應生意不應？」又有一個賣炊餅的夥計，站在小攤旁邊，插嘴問道：「那三個騎馬的是你甚麼人？」把個擄沙女俠鬧得臉上紅一陣，白一陣，心中羞怒異常；外面仍然鎮定着應付他們。這樣問來問去，居然得知那男女三騎客是落在慶合長客棧裏了。慶合長究在何處，比福元巷是遠是近，還須探問。

不過，這些男子們圍着女俠，擠眉弄眼，個個的神氣都很可恨。女俠心想：「怨不得爸爸說我自己出不得門，這可是真的。這些臭男人真真該殺該剮！」她那里曉得，這些市井之徒，都把她看成繡妓，自然流露出輕薄之態了。女俠心中發恨道：「我倒要鬥鬥他們，我害甚麼臊！」心中一警拗，倒逗起她的倔強之氣來；手提馬鞭，向衆人叱道：「借光！你們躲開一點，我沒有問你們！」把馬鞭一掄，馬韁一帶，這匹馬四蹄亂踏，繞了個半圈。這些看熱鬧的怕馬踩着，鞭子抽着，闕然往四外倒退。擄沙女俠單找那有年紀正派些的人，重新問了一回；含噴把衆人瞪了一眼，提鞭又走。這時候她的師侄，那初踏江湖的陳元照，正藏在街北一條小巷內，向外探頭。

這過路的男女三騎客，先後聳動了擲沙女俠華吟虹和陳元照。但這三男女的來路，擲沙女俠是過晌午，在半路上聽人說的；陳元照竟是一清早，在江邊親眼碰見的。擲沙女俠心懷疑竇，猜不透這三男女究竟是何等人物，因此要追蹤看看這三人的真面目。陳元照却是半信半疑，推想騎馬佩劍的女子，或者就是夜鬥擲沙女俠的那個峨眉女賊，因此要跟蹤究探這三人的下落。陳元照這少年由江邊綴來，直跟進魯港慶合長客棧。看準男女三客落了店，方才退出來，一口氣折奔談宅。正要把這目睹之事對衆一說，不意劈頭被師祖彈指翁華風樓教訓了一頓；一賭氣把話嚥住，索性任誰也不告訴了。直等到華老走後，才冷笑道：「華老不知從那里得了這個謊信，反倒渡江尋仇去了；焉曉得這裏還冒出三個來！只怕他這一回要輸眼。我倒要來一手，給他們看看！」心想著十分得意，決計趁這機會，一顯身手。扯了一個謊，溜出談宅，再奔店房，把男女三客重窺伺了一回。事逢湊巧，又遇上那個小窮孩唐六；便把唐六調出店外，打算支使他，給石伯父透個祕信。

就在這時候，瞥見擲沙女俠華吟虹牽着那匹馬，也找到這邊來了。陳元照心中一動道：「好麼，我這位師姑怎麼也摸到這裏來了？忙一縮身，退入巷內，以爲：「她被閑人圍住了，未必看得見我。」又想：「她這是一個人撞到這裏，還是同着別人呢？」情不自禁，又往外一探頭，要看看女俠是否同着她父彈指翁。只見她那師姑擲沙女俠華吟虹揚鞭牽馬，孑然一身，一步一步往這邊走來。在她身旁背後，別無他人。她面含怒容，睜着一雙俏眼，正往街兩旁看望。陳元照道：「不好，要教她看見！」又一縮身，拖着唐六，連忙藏起來。」

：「她一定沒有看見我，我却看見她了。」他却不懂得擲沙女俠何等眼尖，陳元照乍一露面，便被她看了個正着。

擲沙女俠詫然張目，陳元照已然縮身不見了。女俠心中也是納悶：「這小子搗甚麼說，怎麼瞧見我，反倒藏起來？許是怕給我碰頭吧？我那個師哥石振英，怎麼沒有跟着他呢？」心裏想着，也張目一尋；人影一幌，只看見有一個禿頭禿腦的窮孩子，被陳元照拖着一隻胳膊，正往小巷內一個大門洞鑽去。女俠不由生氣道：「好小子，原來只他一個人，他居然安心躲我！這東西，早晚我得給他一點苦子吃！」肚裏尋思着，佯作看不見，昂然舉鞭，分開衆人，仍按着剛才打聽的方向，一直尋找過去。

只轉了幾個灣，擲沙女俠居然把慶合長客棧找著。牽着馬，直入店院；店夥剛剛上前招呼，女俠一掏衣袋，想起身上沒有帶錢。不覺站住了，心中作難道：「一個店錢也沒有帶，這怎麼辦？我還是先到談宅，把馬丟下，把我耳聞眼見的事，告訴爹爹，再作道理。」

這樣一盤算，女俠又牽着馬，打算離店。店夥不知就裏，也把女俠當作闖江湖的女子了；笑嘻嘻的橫身攔住，伸手就來接馬韁，口說：「姑娘，咱們這店有的是好房間；你要單間，要連三間，全有。」女俠略瞥店院，搖頭道：「我先不住店，我先看看。」店夥道：「得了吧，你老不用看，魯港這裏要算我們這店房頂講究。」

擲沙女俠擺手道：「我先不住店！」店夥嘻嘻皮笑臉的說道：「你老住下吧。我光說你老也不信，你把馬給我，我先給你老牽着；你老只管往別處看去，保管走遍碼頭，要算咱們這

裏是第一家。你老一共是幾位？剛才就有你老幾位同行住在咱們這裏了。」

女俠暗道：「甚麼同行？」雙眸一瞪，把手一擋，生起氣來。喝道：「你躲開！」店夥不覺往後倒退，忙正色陪笑道：「真是的，你老瞧，就在西廂房，有你老的三個同行，一老一少，一位堂客。」

擲沙女俠猛然省悟，道：「我找的就是他們，我怎麼倒瞞住了？」立刻改噴爲喜，細細打聽這一老一少一位堂客的形色。果然不錯，馬的匹數，毛色，人的衣履，年貌，和賣茶婆說的正相得；却不知這里所謂堂客，究竟是否那個峨帽女賊。和店夥搭訕着，眼睛直注廂房。偏偏廂房中，只看見那個白鬚老人不時在窗門口露形；壽眉皓髮，氣度豪邁，竟不像江湖生意人；那個長身量的男子，和那個矮身量女子，竟沒有瞥見。問及店夥，才曉得這一男一女大概是兩口子，已於飯後相攜出去了，也許是相伴攬生意去了。

女俠手勒馬韁；側目凝視東廂；那東廂老頭兒也手捻白鬚，直看女俠。女俠低下頭來，向店夥盤問話，那馬忽然一掙，女俠喝道：「吁！」扭身一帶，忽望見東廂單間，有一個人影在門口一幌不見了；倉卒看時，又好似陳元照這小子。女俠道：「唔？這小子也摸來了不成？」急拖馬走進數步，才待審視；那東單間忽嚙一響，將門扇闔上。

這人影果然是陳元照。陳元照和擲沙女俠，這一對少年竟你瞞我，我蒙你，對捉起迷藏來了！

女俠這一回沒很看清，還想再看；店夥在身畔忍耐不住，竟攔在面前，發話道：「姑娘

拿準了主意沒有？到底開房間不開？打算在這裏住不？我可伺候你老好半天了。」擲沙女俠華吟虹斥道：「不住！」店夥道：「你老要是不住房，對不住，你老請便，我好照應別位客人去，我可要失陪了。」順手往店門口一指，簡直是欺負女客，硬往外驅逐人了。女俠華吟虹厲聲說道：「我先看看店，回頭才住呢，你忙甚麼？」店夥道：「你老看好了沒有？可得放下定錢，才好給你留房間。」女俠怒道：「回頭給你店錢，我是來找人，你們這店不許找人麼？」

此時有幾個店夥和客人跟過來看熱鬧，嘻嘻嘖嘖，怪聲咳嗽；女俠乾生氣，沒法子發作，只得抽身出店。心想：「我只好回談宅，找爹爹去了。真是的，敢情沒有爹爹跟着，竟有這些麻煩！這些臭男人實在可惡，他們不知把我當成什麼人了。還有陳元照這小子，鬼頭鬼腦的，倒先埋到店來；一定他也看破這三個男女的來歷可疑了。這三個男女大概準是峨嵋派餘黨。」思思量量，走了數步。因見牽著馬，人多瞅她；她便躍身上了馬，逕往福元巷走來。道路不熟，又轉了向，繞了遠。半路上遇見談家的男僕，男僕忙迎上來，叫了一聲。

這男僕正是奉命尋找女俠的。女俠靈機一動，把男僕叫到一邊；問了問，才知她父親彈指翁早已趕到，此時已離談宅，渡江尋賊去了。談府上現時只有談大嫂倪鳳姑，和談秀才；正爲女俠先發後到，十分着急。男僕說罷，便請女俠同行；華吟虹忽然一笑，道：「你先把這匹馬牽回去吧，我慢慢的往回走。」男僕還想說話，又要給華吟虹雇轎，華吟虹搖頭道：「不用。」從馬鞍橋上，將黃包袱包着的寶劍抽出來，裝箱也拿下來；扳着臉，催男僕先走。

男僕剛要牽馬轉身，擲沙女俠忽又將他喚住，問道：「你知道我爹爹甚麼時候回來？」男僕答道：「這個可不知道。」女俠又問：「你估量着呢？」男僕道：「這個，只要一過江，怎麼着也得明天回來。」女俠道：「哦！」想了一想，又道：「我說喂，你身上帶着銀子沒有？」男僕忙說：「帶着呢。」女俠道：「拿來，借給我用用，回頭還你。」我要買點東西。」男僕曉得女俠是宅中的親眷，和談大娘是姑嫂相稱；只道她要買禮物，忙將身上銀子取出，捧呈過來。道：「你老要買甚麼，我給你老買吧。宅上靜等你老呢，你老可別花錢。」女俠搖頭不答，很忸怩的接了銀子揮手道：「你去吧，我要自己買，不是買禮物。這隻藥箱子你給帶回去，不要教別人動，交給你們大奶奶收着，趕明天交給我們老爺子。」囑罷，抽身就往回走。

男僕楞睜着眼，不知怎麼回事，牽着馬站住了。女俠忽又回頭道：「你快回去吧，我就這就回去。」眼看着男僕牽馬走了，她方才邁步進街，鑽入小巷。四顧無人，立定了腳，暗打主意。自己對自己說：「石振英自居是師哥，總跟我裝老前輩，討厭極了。哼，他跟我一路走，找不着我，一定很着急。我偏不回去，也教他驚一驚。他的仔兒陳元照這小子，一個人出來轉磨，一定是看準了三個男女有甚麼可疑的地方。好在爹爹過江去了，回來總得明天，我此時先不回去，我趕天黑再說。我得綴綴陳元照這小子，我倒要看看這小子，究竟要鬧甚麼鬼。」身邊有了銀子，當然可以住店了。擲沙女俠看了看前後巷口，就在巷內一塊大石上，把黃包袱打開，取出自己的裙子來，繫在腰間。把包袱重新裹了裹，爲得是將那把五鳳劍

的外形裏嚴，教外面看不出來。那五毒神砂此刻只剩下半袋；有劇毒的，那天早起被彈指翁華風樓收回，另給她換上半袋有麻痺性而不致命的藥砂子，這全爲防止女俠手狠惹禍。此外，尚有鐵尖窄靴，軟底鞋，和隨身替換的衣裳，也都包了。還有梅花針，和雙筒袖箭，也都是用麻痺藥釀的，各用布囊裝着；女俠仍把這些東西包好，暫時不往身上佩帶。她說：「等到天黑了，用得着的時候再帶。」當下收拾停妥，將小包袱往臂上一跨；逢人打聽店房，另找到招遠客店，選了一個單間住下。

擲沙女俠趁她父親過江未歸，決計借這一夜的功夫，要一面跟蹤陳元照的行止，一面偷窺那男女三騎客的真相。她以爲陳元照一定不曉得她的形踪，她再沒想到這陳元照已然覺察出來，那男女三騎客中的老人也已覺察了。她不投慶合長客棧，另投招遠客店，她自覺辦得很好。她說：「白天躲遠點，等到夜半，我再來一探！」

同時，陳元照警着一肚子的詭計，也正藏在慶合長客棧內，躺在三騎客對面房間的板床上，仰面裝睡，側耳傾聽外面的動靜。他也要一面躲著女俠，一面暗窺男女三騎客的來由。他也和女俠一樣，自做聰明，把人當做傻子。只道自己在小巷躲避得很快，女俠一定沒有看見他。又想男女三客雖然一味衝他翻眼珠，也未必料出他的用意。他也是打定主意，要夜窺三客的後窗。

轉瞬天黑，擲沙女俠在招遠店吃了晚飯，對着紙窗坐着。一盞孤燈半明不亮，面前一壺清茶，已然不很熱了；女俠雙肘拄案，目視燈焰，用牙咬着指甲，在那里琢磨到底甚麼時候

，到慶合長棧去才好。她已將包打開，裙子已脫下來，兵刃暗器要帶未帶。她心中很着急，恨不得立刻奔到慶合長，先看一看；惟恐男女三客走了，又怕陳元照離開店。但她一想到店夥那種惡奴相，那種輕嘴薄舌，她心中又生氣，又有點發慌，實在不願早去了。她想：還是按夜行人的規矩，候到二更天以後，再換夜行衣，竄房越脊，前往暗探爲妙。可是，天光竟變得這麼遲慢，坐了好久，方才定更。女俠焦急得站起來，坐下去，在房間內來回走溜。直耗到二更剛過，她就奮然立起，結束停當，倒鎖房門，出了招遠客棧。

第五章 男女三騎客

那一邊，初闖江湖的陳元照，也和擲沙女俠一樣的沉不住氣。從江邊跟綴三騎客，他第一次進入慶合長客棧；白天從談宅出來，又去重勘了個第二次。竟對著人家的房間，也賃了一個單間；假做納涼，在店院中走來走去，暗窺三男女的舉動，偷聽他們彼此的稱謂。三騎客共賃了一間一暗兩個房間；那白鬚老人獨據一室，那長身量男子和矮身量女子同住在一室之內，好像是夫妻。這時候，三個人剛剛叫來酒飯，聚在一處吃喝。天暖窗開，一窺可見；三個人分坐在飯桌旁，大一聲，小一聲的且吃且談。但是他們談的話，竟沒打算教陳元照偷聽。陳元照偷聽了好半晌，只辨出三個人的口音，不是四川人，不像峨眉派。却有一樣，這三人準準的是武林中人，連那女的也算上，話語中時時流露出江湖切語。那個女的好像對那男的叫「哥」，男的對女的叫「妹」；兩人說說笑笑，眉來眼去，很顯得親暱。不知那

男的說了句甚麼，女的舉起粉團似的拳頭，照男子肩頭上打了一下。那男的大笑起來，那老頭兒忽然皺眉，往外一看，似說了一句申斥調劑的話；女的咕咕呱呱的笑起來。好像這一對男女都是老頭兒的晚輩，都稱他爲「老爺子」。他們是南方口音，在陳元照聽來，他們說得似是藍青官話。

陳元照簡直聽呆了，這老少三個男女，竟猜不透是甚麼來路；看言談舉止，都極極有武氣，却又大方不俗，肚裏像有墨汁。跟着見他們吃完飯，淨面吃茶；老頭兒坐在板床上，少年男子和那女子對桌坐着，那女的忽然放下茶杯，走了出來，毫不介意的向陳元照瞥了一眼，轉身往馬號走去。原來這三個人的坐騎，都拴在店房馬棚裏了。那女子親自出來，給三匹馬上料，又用刷子刷馬。那老頭兒也走出來，向陳元照望了一眼，竟到店門道櫃房去了。屋中只剩下那個少年男子，咳嗽了一聲，也走出來，當門一站；上眼下眼打量陳元照。陳元照是少年人，初踏江湖，見那男子睜大眼，一勁的釘自己，他反倒傲然不理，仍在院中走來走去；隔着洞開的窗，往人家房內張望，一點也不顧忌。這房間內板床上，只放着三個小包袱，沒有行李；床頭上還擺着一張彈弓，一個袋子，一條豹尾鞭，一柄寶劍。

那少年男子佇立片刻，轉身進了房間；憑窗而坐，斟茶自飲；仍然拿眼掃着陳元照，又似親望店院出來進去的人。陳元照也就走回自己的小單間，把門敞開，啜着茶，仍然往外張望。隔過一會，忽見那白鬚老頭兒，帶着一個半大小夥子，抗着四五床薄被褥，走進店院；這自然是剛賣茶的舖蓋了。那箇半大小夥子竟是熟人，便是那個負苦的窮孩子唐六兒。

唐六這小子把客人新貨來的被褥放在床上，計了腳錢，轉身就走。店夥提着水壺走來，截住唐六，笑罵着，照例打他的禿頭。唐六且躲且喊，忽望見陳元照，叫道：「客人，你老怎麼又住在這里了？」陳元照欣然站起來，將唐六叫住。唐六這小子躲開店夥的囉唆，和陳元照客氣了一陣，便問：「你老那一位同伴呢，他上街去了麼？告訴你老……」放低聲音說道：「福元巷談家上回打架的事鬧的可真兇呵！我聽人說，有仇人放火，要燒談家的房子，連地方都驚動了。……」陳元照低聲道：「唐六，你不用嘮叨了，我正要和你打聽一點事。我說，你可再見那個賣野藥的郎中沒有？」陳元照問這話時，特爲離開窗戶，湊到屋心，從外面看不見的地方坐下。唐六這東西更詭，立刻跟了過來，眼瞧外面，手攏嘴唇道：「我看見他了！」

陳元照道：「哦！你真看見他了麼？在甚麼地方？是那一天看見的？」唐六把禿頭一歪，放起刁來。他委實沒有看見那個賣野藥的巴允泰；陳元照竟上了他的當，掏出一個小銀鏢子來，要買他的實話。唐六情實一無所知，看在銀子的面上，只得有鼻有眼的捏造一段假消息。他說是：「大前天，在碼頭上，碰見那個賣野藥的了，還同着兩個人。」陳元照道：「真的麼？他是坐船要過江麼？」唐六道：「這個，也許是要過江，不過我看他好像打江北渡過來的。他手裏還拿着一把刀，氣哼哼的，簡直要找誰拚命似的。」陳元照詫異道：「怎麼，青天白日他敢攜帶兵刃嗎？」唐六臉一紅道：「不不不，不是白天，是前天晚上，傍黑的時候，他那把刀還拿布包着呢。」

陳元照更加迷惑了，心想：「峨嵋拳寇真敢明目張胆，隻身獨返麼？」忙又問：「他臉上的傷好了沒有？他的同伴可有女人麼？」唐六這東西只爲騙錢，順口答音的捏造下去，道：「他臉上的傷快好了；你老想，他有的是藥。」陳元照道：「我問你，他的同伴到底有女人沒有？」唐六道：「有的，有的，有兩個女人哩。」陳元照道：「兩個女人麼？都是甚麼長相？」唐六想了想，說道：「她們的長相麼，嘖，都像她娘的跑馬賣藝的女筋斗，又像戲台上的刀馬旦。」這本是一句胡謔，却碰巧了，陳元照暗吃一驚；忙探頭外窺，暗指對面房問道：「你看這男女三個客人，跟賣野藥的可是一塊的麼？」唐六也跟着探頭往外看了一看；忙故意的一縮脖，閃身躲開窗口；又這麼一咧嘴，低聲道：「哼，有八成兒！那個年青高身量的小夥子準跟他們是一夥，保管也不是好人！」說話時，那個長身量的男子正和那兩個老頭兒，駢肩負手，站在門口，往陳元照的屋子這邊閑看；兩人臉上都帶着哂然的笑意。

陳元照急急的往外瞥了一眼，眼光對觸，連忙縮回頭來，從心坎裏覺着不對勁。暗道：「我做錯了！我應該暗釘他們，看這樣子，他們多是覺察出來了。不好，不好，我露形了！」忙低囑唐六：「我還有事要支使你，還有要緊話跟你打聽；你慢慢溜出去，不要教他們看出來。你瞧，他們直瞧咱們。他們也不知是幹甚麼的；你說的對，他們反正不是好人，這麼辦，你先出店，在街外小巷口等我。」唐六忽覺這話扯得太大了，忙推託道：「這個，我還有事哩。」陳元照怒道：「我花錢雇你，你愛去就去，不去給我滾，把錢吐出來！」唐六道：「我去，我去，你老別急。」立刻一溜煙出了店房。院中的老少二客人微微一笑，一齊

轉身看着唐六的背影。那個少年女子也手拿着馬刷子，從馬號出來；睜大眼，往陳元照這邊看。

第

陳元照大聲把店夥叫來，鎖上房門，從老少二客身旁，慢慢走過去。出了店院，又慢慢的來到街上。回頭瞥了一眼，男女三客竟未跟出來。便心中尋思：「這男女三個人不用說，一定是峨嵋派邀來的黨羽了。瞧他們那情形，一來會武，二來心虛；他們好像很留神看我，他們一定是歹人，好人何必怕我看？」想着緊走數步，把唐六喚住，立刻尋一小茶館坐下；把唐六翻來覆去，盤問了一遍。又問：「店中那個女子是賣藥郎中的同伴麼？」唐六信口道：「這倒不是。」陳元照道：「怎麼，你剛才不是說那男的跟賣藥郎中是一夥麼？這女的跟那男的是一夥，跟賣藥的自然也是一夥了；怎麼你又說不是？到底怎麼樣，說實在的，你別胡扯！」唐六眼睛一轉，故作思忖道：「店裏這個女的，我沒大看清，她可是大脚片麼？」陳元照道：「是大脚。……」唐六立刻道：「對了，她們一準也是一夥，我記得她們全是大脚片。」

三

乘

陳元照這才相信爲實，想了想，對唐六道：「我煩你送一個信，你可辦的到？」唐六道：「那算甚麼，你老把信拿來吧。」陳元照道：「你等着，我這就寫。」想好辭句，自己對自己說：「這件事我必須通知石伯父，我自己恐怕看走了眼。」遂向茶館借來筆硯，草草寫好了一張信條。看了看，茶館中很有幾人瞅他。心知自己行跡可疑，便又會了茶錢，把唐六帶到小巷口。囑咐他許多話，又給了錢，同出小巷，剛要把他遣走；忽瞥見搗沙女俠站在街

頭。陳元照連忙藏起來，繞走小道，重回慶合長客棧。

跟着搏沙女俠「不期而遇」，也趕到慶合長客棧。陳元照只道自己行蹤被師姑緝上，忙躺在板床上，仰面裝睡。只聽得女俠走了，他才放了心；又探頭露面，側耳傾聽外面的動靜。

這時男女三客中，那一對少年男女已然結伴離店，只賸下那個白鬚老人了。陳元照沉不住氣，熬了一會，假裝解手，從店院走過，趁便往三客住的房間內探頭。天氣很暖，這男女三客的房間，竟把窗戶打開，直到掌燈，仍不關上。陳元照站住脚，往裏面急急一瞥，屋中只有那老人躺在板床假寐，那少年男女仍然不見回來；桌上仍擺着一把寶劍，一根豹尾鞭，一張彈弓，一袋子彈丸。

陳元照忍不住躡着脚，往屋裏細看。那老人猛然坐起來，咳了一聲，雙目如夾剪似的往外一掃；陳元照急往後退身，那老人呵呵的笑着：「朋友，進來坐坐！」陳元照詫然，臉上很磨不開；一聲不響，低頭走了過去。心想：「這老頭子一點不怕人，恐怕不是峨嵋派邀來的人吧？」但又轉想：「那有這麼巧的事！我在路上走了這些日子，很少遇見騎馬的行路人；結伴聯鑣，攜劍帶刀的武林人士更是罕見。偏偏談家出事，偏偏這裏就有江湖人路過，這決不能說是偶然！」

他就仍不死心，沉了一會，又假裝上街，仍從對面屋前走過。此時天色已經昏黑了，這對面屋中的人仍不點燈。陳元照走近窗根，剛要蹲足探頭；黑影中，那老人忽然當窗現出身

形來。跟着燈光一閃，那老人捫着白鬚，面衝着元照直笑；兩道壽字眉，一雙關目，直笑得鬨成一線了。陳元照不勝惶惑，急忙抽身走開。……如此兩次，陳元照後悔起來：「我這是怎麼窺察人家？豈不真成了打草驚蛇了！我應該假裝不理會，暗地留心才對。」想罷，索性邁步往店門口走去。已入門洞，忽然得計：「我應該查一查店簿。」忙到櫃房中，和司賬搭訕了幾句閒話，便說出借閱店簿的話來。那司賬拿眼打量着他，說道：「對不住，客人，這店簿已經是給官面了，沒在咱們這店裏。」陳元照道：「不能吧？我只看一看這九號房的三個客人姓甚麼，是幹甚麼的。」司賬道：「你老要打聽那三位客人麼？不用看簿子，我告訴你老吧。那是夫妻倆，跟他們老人家，打南京來，往湖北探親去的。」陳元照道：「他們姓甚麼？」司賬道：「姓劉。」陳元照道：「我看他們很像闖江湖的。」司賬搖頭道：「你老看錯了，人家自說是做武官的家眷呢。」陳元照道：「不像不像，那個女的倒像個賣藝的武妓。」司賬忙道：「你老可別那麼說；萬一不對，給人家聽見不答應。」說着笑了。

櫃房中正有兩個人擺着象棋；內中一個胖子抬頭答應道：「不是那三個騎馬的麼？那是賣解的女劬斗，一點也不錯。」對棋的另一人是個瘦子，就說道：「那個女的長得真俊，可惜脚太大，是半截美人。那個細高個兒準是她的爺們；不是她的爺們，也是她的相好的。」司賬笑道：「人家本來是兩口子麼。」那胖子一面走棋子，一面說道：「我是頭一回看見女人騎馬，很有意思。她男人那廝高，她那麼矮，可是騎在馬上，倒不很顯；站在地上，竟差半頭。」那瘦子就說：「別看馬上不顯，睡在床上可就顯形了。」說來說去，口吻上漸露出

輕薄來！司賬忙攔阻道：「別胡說了，你們再說，我可要掀你們的棋盤了。」

陳元照聽了，心目中越發有了準譜；認定這男女三客，必非有來頭的正經客人。因見這下棋的兩個人，像是串門子的街坊，嘴頭很傲，便插言道：「我說二位，我跟你二位打聽打聽。你們可知道你們本街上福元巷談家，新近出的事情麼？」那個胖子答道：「那怎麼不知道，我們這里都哄嚷動了。那是飛刀談五爺家，從半個月前，就鬧起賊來。有一個賣野藥的黑賊，到福元巷蹀道。……」那瘦子答道：「別瞎說了，那里是甚麼鬧賊，那是仇人找上門來打架。來了一羣仇人，大概也是幹鏢行的，足有一二十個，先是堵着門罵，罵完了，半夜三更跳牆進去放火。教談府上的寡婦大奶奶一頓飛刀，給砍跑了。聽說還把賊人砍下一隻膀子來。」又對胖子說道：「那個賣野藥的，收情並不是蹀盤子的賊，實在是尋仇的正對頭。」

那胖子拿着「馬」往棋盤上一放，說道：「僵！……你說的不對，賣野藥的實實在在是賊。我的二姨夫的舅舅，跟談宅住對門，他親口聽談宅的聽差張升說的。不是仇人尋讎，是來了幾個甚麼賊帽派的飛賊，有男有女，到談宅要搶甚麼值錢的東西。被談大奶奶的兩個兄弟，還有請來的能人，把那些男女飛賊誑在地牢裏，全都捉住了。拷打了一頓，末後才把爲首的賊人砍了一隻胳膊，全給放了。」瘦子却不服道：「你這才是造謠呢，談家那有地牢？你道我不曉得麼？我們二外甥的丈人家，跟談家的長工蔡五福，是換帖的盟兄弟，是他告訴我的。那天仇人登門找到談家，蔡五福還幫着坐夜防守哩。……喂喂，你那麼走不行！」

車暗馬偷吃砲』，你吃我的『車』，一聲也不言語，那可說不下去！」胖子笑道：「屎棋，就讓你緩一招吧。」瘦子且下棋，且說道：「蔡五福說，他們宅裏的人那天晚上都藏起來了；就賸下談家大奶奶和請來的鏢客，留在宅裏，和仇人答話。要照你這麼說，只是鬧賊，談家老太太躲起來做甚麼？」

兩個下棋的各誇自己的消息確，竟拌起嘴來。司賬先生皺眉道：「你二位天天跑到我們櫃上來下棋，天天窮吵；回頭我們東家來了，看見成甚麼樣子！」回顧陳元照道：「客人，你老還不歇歇去？聽他倆胡扯個甚麼！」陳元照站起身來道：「我不過閑打聽。我說掌櫃的，你看你們店裏這男女三個客人，可像是那賣野藥的夥伴不像？」司賬目動手搖道：「不不，你老可別這麼猜，那不是鬧玩的！」

陳元照還想再問，司賬臉上帶出不耐煩來，催陳元照回屋。陳元照遂從櫃房出來。剛剛一邁步，忽然見人影一閃；急急走出門道，那人影不知上那里去了。

此時店院中已然點起燈火，九號房依然窗開燈暗。店中客已上滿，出來進去盡是人。忽有人彈唱起來，却是串店的妓女，被客人留住了。賣零食的小販，也不時提籃出入。陳元照復出房間，來在店院中，走來走去，不時偷看九號房的窗。又過了一會，忽見一男一女，從店外并肩走進來，且說且笑，樣子一點也不拘束。陳元照正站在自己房間簷下，燈影裏忙凝眸一看，恰是對面九號房騎馬來的那一對男女。二人手裏累累贅贅，也不知拿了些甚麼東西。陳元照顧不得檢點形跡，忙健步迎上去看。

只見這一男一女，男左女右，比肩走來；果然顯得男子高的太高，女的矮的太矮，相差足有三四寸。燈火影裏，見那男子穿長衫，沒披馬褂，光頭頂，未戴帽子。那女子穿窄衫，曳長裙，體態很輕盈，脚步很健快；兩個人直奔對面九號房間走來。已到門口，那女子先搶一步叫道：「呸，怎的這麼黑？爸爸出去了吧？怎麼還不點燈？」男子道：「不能，不能，他老人家說了不出門。喂，夥計！」那女子道：「可不是，門沒有鎖，爸爸許是睡着了。」我說喂，你可接一把呀。」一回身，把手中拿的累贅物，轉遞給男子；她便伸右手要推屋門。

那門不待推，吱的一聲開了；燈光一閃，全室通明。那長眉白鬚老人巍然立在門口，道：「你們怎麼這時候才回來？」男子道：「怎麼樣，師傅等急了不是？……你老人家不知道；師妹見了甚麼，都覺着新鮮。你老瞧瞧，這全是她給你老買的；也不管你老愛吃不愛吃，見甚麼，買甚麼。末後見了米酒館，她……」那女子忽然發噴道：「你說，你說！」男子縱聲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你不用推我，我一定要說。師傅，她可是下酒館了，她教我別告訴你老，她一連氣喝了……八碗。」女子也笑了。

男女二人都已進了屋。屋中燈火大亮，紙窗驟闔，人影在紙窗上照得亂幌。一男一女又說又笑，親暱火熾。忽聽那老人說了幾句話，這男女突然住了口。門扇吱的響了一下，那女子當門探頭，往外瞥了一眼；那男子立在女子背後，也探頭往外詳看。

陳元照恰巧站在九號房窗前，二人一探頭，元照急抽身退回來。只聽那男女二客冷笑了

一聲，掩門進了屋子。屋中的聲音登時沉靜起來，但又轉眼譁笑起來。

陳元照折回己室，自覺太露相了。忙將窗門掩好，將油燈挑得半明不滅，挪到屋隅；自己就橫身往床上一倒，暫且假寐，細加思量。記得石伯父早告誡過自己：「蹀探敵人，最忌逼近；先要將自己身形掩住了，更要有耐性，等機會。不可心急，不可把敵人小看了；尤忌伸頭探腦。自己剛才這一來，恐怕是弄錯了。想罷，說道：「我剛才真是太失檢點了，我應該等到二更以後。」索性把燈吹滅，躺了一會。隔壁的寓客招妓侑酒，彈唱聲歡，十分嘈雜。想側耳傾聽對面房的動靜，已被這隔壁的聲音壓下去了。陳元照心上又浮躁起來。

又挨過一會，忽然聽自己屋前窗格上微微一響，門扇也微微一動似的。陳元照一翻身，從床上跳起來。隔壁還是縱酒喧鬧；陳元照目注門窗，極力將耳音攏住，依稀辨出窗外似有叩指之聲。叩指甲，乃是夜行人招呼同伴的暗號，陳元照聽他石伯父說過。不由失聲低喝道：「呔！」忙又嚇回去，一聲不響，把兵刃抄到手中。輕輕移步，輕輕拽門；一手握了烏。側面從門縫往外一瞥。恍惚見店院中一條人影，嗖的一個箭步，奔對面東廂房後去了。這時候才打二更，夜行人不該出動。陳元照大怒道：「他倒窺探起我來！」款當一聲，推門出來，飛身直追過去；從九號房門前一掠而過，也奔房後。九號房的前窗屋門，燈暗聲沉，人似入睡。

陳元照奔到房後。房後乃是小夾道，亂堆着破桌碎凳；用一堆堆碎磚壘成短牆，把夾道口堵住；高有五六尺，下有臭水桶。陳元照直追到短牆根，那人影已然不見。這九號房與鄰

室一排三間，都有後窗。陳元照吃驚暗道：「這人好快的身法！一定是這屋中的人；但是，也許不是，也許是……」竟伏身一躍，越過亂磚堆，跳到後窗根。往上一長身，探手往裏一推，這後窗忽悠悠的要開，陳元照連忙住手。又看鄰窗，試推了推，却推不開。能推開的，只有這九號房內間的後窗；後窗漆黑無光，和前窗一樣。

陳元照退一步，張皇四望，四面都無可疑。拐角處，耳房旁，却有一廁所，油燈閃亮。陳元照急奔過去，廁所中也沒有人。身形一轉，疑如狸貓般，復往後夾道一撲。從短牆根跳過去，正要攀窗內窺；忽聞履聲囊囊，起於前面，人未到，燈光先照射過來。陳元照道：「不好！」急一伏身，蹲在地上。燈光逼近過來，似是一個穿短衫的店夥，打着燈籠，陪着一個客人模樣的人，往跨院走去，恰巧從這裏經過。

陳元照胆氣壯，便一點也不介意，復又站起身來。可也多了一個心眼；暫不攀窗，先把夾道內的形勢看好，預備着退身步。這夾道很窄，兩面房高，不好跳上去。但兩頭牆矮，萬一遇警，還可以越上去，再往房上跳。夾道的一隅，還亂堆着一堆碎磚，也可以用作墊脚物，借勢能夠上房，這有三條出路了。陳元照便放了心，不慌不忙，重到九號房後窗下，躡足探身，往上一攀。用左臂跨住窗台，懸身而上；用右手一沾唾津，要點破後窗紙。後窗紙七穿八洞，用不着濡點，便可內窺。陳元照暗喜，急探頭努目，往屋內一張。這正是九號房一明一暗兩間房的明間，却是黑洞洞，連一點燈光也不見，任甚麼都不易看清。

陳元照記得這九號房是那一對少年男女在暗間住，那白鬚老人在明間住。怎奈兩間屋內

全沒給他點燈，他就看不見內情；三客又似入睡，不出一點聲息，更聽不見半點動靜。陳元照摸著黑，懸身以窺後窗，自白的偷看了半晌，一無所得，又不由心焦起來；到底這條人影是否屋中人，還是屋中人的同伴，還是屋中人的仇敵，竟難判斷。尤可惡的是，屋中人連一點聲響也沒有，教人摸不著一點邊際。陳元照把手一鬆，剛要溜下身來，另想辦法；忽聽內間屋內嘆喟的一聲，似有誰笑出聲來。陳元照詫然一動，立刻停身側耳。裏面沒有聲息了，却透出一線燈光；在後窗一幌，隱隱聞得啾啾私語之聲。

陳元照心說：「有譜！」立刻重攀窗台，跨臂側臉，用右眼往裏面張望。外間依然漆黑，燈光從內間透露過來，斜射在對面屋牆上。

陳元照忙懸身微挪，換用左眼，極力往裏端詳。內間屋中的景象仍然望不見；只聽見男女啾啾私語，也聽不清說的甚麼。外間屋只隱約看見床頭凸起黑影，好像睡着那個白鬚老頭兒，但又不足十分像。

陳元照心中着急，正要繞奔前窗；忽聽內間話聲一縱，一個女子聲口，隔門向外間問道：「怎麼樣，爸爸，該是時候了吧？」外間無人回答，內間却有男子打着呵欠說道：「早得罷呢，還沒打三更，你忙甚麼？」女子道：「我也不知是怎的，翻來覆去，總睡不着，我這工夫，恨不得立刻飛了過去，給他們一刀一槍，出出這口氣，方才心滿意足。」男子道：「我也是這樣，是見你我太嫩了；有一點小事，便沉不住氣。還是師傅，你看他老人家，睡得多麼香甜。」女子也打一個呵欠，說道：「那誰能比得上！他老人家無論遇見多麼大的事情

無論遇見多麼硬的仇敵，他該睡總睡，該吃就吃，一點也不在意。你看吧，等到咱們找到點子的家門口的時候，他老人家更沉穩了，不慌不忙的，準跟投帖拜客一樣。」

這些話有的聽得十分明確，有的便很含糊，但已引起陳元照的注意了。這一對男女形色可疑，話風尤其詭秘。忙用左臂跨住窗台，聚精會神的傾聽，那女子話聲最大，男子的話聲稍低，雖然看不見，却都可以聽出稜縫來。

只聽那女子又道：「不過他老人家固然比我們小心，有時候我總覺得他老人家過於多疑。即如今天罷，……」剛說到這裏，忽然把話聲打斷，好像受了攔阻似的。只聽這女子說得一句：「那怕甚麼？」便格格的笑笑起來。笑完了，男女二人依然喁喁共語，聲音更低了。猜那意思，儼然是夫妻倆身在逆旅，同床並枕；夜半夢醒，臉對臉的說話。只有那白鬚老頭子，按這一明一暗的房間格局看，他該在外間睡；外間屋本有板床，陳元照現在摸着黑窺見床頭石物，却毫不聞鼾睡之聲，也不聞轉側之音，這是最怪的事。陳元照的輕功很不算壞，在後窗懸身內窺，時間很多；把全身懸在一肘上，一點不覺吃力。可惜他的夜行經驗太差，只顧提神附垣，忘了掩藏形跡；而且那白鬚老人是否在屋，他也忽於探究了。

內間屋語聲變低，霎時聽不見了。陳元照漸覺肘酸，便想跳下來，轉到前窗，再看一看究竟。遂一縮身，輕輕往下一跳；還未容他走開，內間屋的話聲忽又一縱。那女子格格的笑道：「我才不怕呢；我就憑一把寶劍，一袋暗青子，不管他是男，是女，是一個，是兩個，小子當真不睜眼，我一定給他點苦子吃。」……陳元照愕然：「她罵的是那個？是誰不睜

他？難道她罵的是我？難道她曉得誰偷窺了麼？」忙又躍回後窗根，攀窗探頭，傾耳再聽。那男女二客又換了話頭。陳元照聽了，起初好似不相干；但聽這男女二人的口氣，必也是武林中人，過路來找誰尋仇的，已無可疑了。

那女子分明說道：「我們反正不能吃這大虧，我們早該登門找了去；我們現在才找，實在晚了。你想他們還不防備麼？」那男子說：「君子報仇，十年不晚，這怎能算晚？我們武林中最講究恩怨分明，皆睚必報；怎麼吃的，還得怎麼吐出來，遲早倒不限定。不過，我只覺着邀人找場，總不如親自動手，來得體面。……」女子嗤道：「誰說的報仇不許邀幫手？咱們不邀幫手，人家也要邀幫手的。……」男子道：「那倒難說，他們就不外邀幫手，也得邀本門中的人。可有一節，強龍不壓地頭蛇；咱們是生地疎，人家却是人傑地靈；我總覺着師傅出的那個主意不大妥當。」女子道：「怎麼不妥當？咱們明目張胆的去登門投帖，約期賭鬥，也教他們死而無怨。若照你的意思，是要抽冷子暗算他們，那反倒太差事了。男子道：「賭的就是暗的，那怎能算去人？況且我們人太少，又是外來的，暗中下手，很講得下去。我想師傅他老人家順路再邀幾位幫手，這是很對的。我們還是先把幫手邀好，然後再登門找他們去。」女子道：「那是自然；爸爸本要邀他的老朋友霹靂手去，無奈霹靂手董老英雄不在家。」又道：「不行，我越說話越睡不着，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更難受；索性起來吧。我說要不然，你陪我走一趟，看看那個小子去。那小子直眉瞪眼，一定不是好貨。」男子道：「咱們省點事罷，別在這裏惹麻煩了。」女子不服道：「這怎能算惹事，你敢說那

小子不是那頭的奸細麼？」……

屋內夫妻倚枕而談，十分舒服；陳元照這小夥子懸肘而聽，十分吃力。可是他越聽越有勁，越覺這男女二人話藏詭秘，隱含殺機。自己對自己說：「這兩個男女一定是武林，一定是尋仇來的。那麼：這還用亂猜麼？一定是找談家來的了！」不過只聽不行，還得把他們的黨羽認準，把他們的行止釘住才好。

屋中夫妻夜談無忌，那男子忽又說道：「我說青妹妹，那個獅林觀，你到過沒有？白鹿耿秋原外表像是個文弱的道人，單掌竟能劈花梨木的桌角。師傅從前會過他沒有？聽說他的大師兄黃鶴孟秋野道人武藝倒平常；他的二師兄尹鴻圖雖是個俗家，可是盡得他師一塵道人的武技。江湖上人說：『獅林三鳥，飛鴻最好。』飛鴻就是指尹鴻圖，這話可真麼？」女子道：「我爸爸走遍天下，……」剛說出這半句話，又戛然住口，同時聽見前邊有彈窗之聲，內間屋燈光一幌。陳元照微一怔神，那女子忽對前窗叫道：「是爸爸嗎？」外面一個蒼老的喉嚨低聲喝阻道：「噤聲！」屋中燈光驟滅，有人下地。

陳元照驚異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急急的一鬆手，輕輕跳到平地，脚尖輕滑，飛奔碎磚短牆。先探頭往外看了看，立即聳身跳出去。忙趨奔廁所，假裝小解，慢慢的繫着衣帶，從廁所門出來。他要到九號房前窗，看看究竟；却忘了自己身上。還帶着一對奇形兵器。子銀花奪！……從拐角轉出來，剛到前院，九號房門「吱溜」的一聲，燈光已滅復明，背後猛然「吧達」的響了一下，陳元照像獅子似的，驟轉身一尋，房上牆上任甚麼也沒有。在背後

一丈以外，黑黢黢有一物放在地上。俯腰拾起來，是一塊問路石子，不知是誰投過來的。

陳元照張目環顧，毫無所見；竟將那石子放在衣袋內，躡足仍奔九號房前窗。外屋仍然漆黑，內間燈光復又大亮；他忍不住迫近來窺看。窗紙不用點破，本有一大塊破洞。陳元照傍窗台，覷一目，往裏一張；却又奇怪，剛才分明聽見那白鬚老人說話，此時竟不知他置身何處。只見那個女子面衝裏站在床前，摸摸索索，正在扣衣鈕，繫腰巾，好像剛剛起來。那個男子也擁被坐起，正在披衣，也忙忙的要起床。床頭上擺着寶劍，鋼鞭，彈弓，和裝暗器的豹皮囊，小包袱，行囊。男子一面披衣，一面揉眼，對女子說：「時候早得很呢，你總是瞎忙。」女子說道：「早走總比晚了強；你快收拾吧，我先看看馬去。」兩口兒說着話，眼神都望着前窗；燈光閃閃，不放在桌上，反置在床邊。

陳元照歷歷看明，心中怙懣道：「他們莫非要走？那個白鬚子老頭兒到底藏到那里去了？」尋思着，探頭一湊；那女子和男子忽然警覺，兩顆頭四隻眼一齊往破窗洞尋來。陳元照退閃不迭；那女子猛然一旋身，往床頭一撲，把那口寶劍抄到手內。男子突然抓起豹尾鞭，從床頭跳起來叫道：「不好，有人窺探！」女子把燈光一煽，燈光頓滅，滿屋全黑。暗影中，屋內蟋蟀蟀發響，隱聞男子告警道：「留神暗青子！」又聽他喝道：「呔，相好的，把招子放亮了，少管閑事！」女子也吆喝道：「爸爸快來，有人摸咱們來了；好小子，別走，等着！」

這裏一鬧，算是挑明帘了。陳元照初生犢兒不怕虎，並不管這男女三客到底是誰，立刻

回手抽兵刃，就要揚聲答話。一不防，就在此時，背後又聽「吧達」的一響，陳元照霍地往旁一竄，伏身按刃，閃目回顧。就在對面房，自己住的那屋中，門扇大響一聲，猛然冒起火亮，把窗紙映得通紅。陳元照大驚，顧不得與人門口，像獅子似的，雙足一頓，又直奔自己屋撲去。

第六章 陳元照誤綴柳葉青

陳元照胆大氣豪，吼一聲，掄卮字雙奪，闖進屋內。「呷！」屋地上熊熊的響起三尺來高的火苗，用雙奪一撥，還是綠林人物留上的松香火，那知不是；不過是幾張毛頭紙，蘸着燈油，烘烘的燒着。也不知是何人惡作劇，把油燈放在地上，紙放在燈上燃着。再看屋內，一切如舊，自己的小包被別人打開了。

陳元照把火踏滅，油燈也壞了，滿屋漆黑。心中大怒道：「這一定是那個老頭子幹的，他們一定不是好人，我得找他們去！」一時惱怒，往外就走，不想把店家驚動了。跑來兩個夥計，挑着燈籠，攔問客人道：「你老有甚麼事？」陳元照急退回來，把兵刃藏了，急迎出來，堵着門掩飾道：「沒事，沒事！」對門屋中燈光又亮，那個白鬚老人皺着懷，反從屋中走出來，好像沒有事似的，揉着眼說道：「店家，怎麼了？可是走火了吧？」

陳元照胡塗起來，竟摸不清是怎麼回事了。店中最怕火燭小偷，定要進屋查看；陳元照遮飾不迭。那個白鬚老人笑了笑，反倒幫着陳元照，把店家支走。店夥給陳元照又送來一盞

燈；陳元照垂頭喪氣，回到屋內，往床上一躺，口中說道：「這把火是誰弄的呢？男女二人全在牀上，這老頭子又沒動地方，這是誰呢？」

這時更鑼三敲，店中的更夫已然上班。陳元照悶氣不出，又一翻身坐起來，向對面探頭罵道：「我到底也要琢磨琢磨他們，我不能反教他們琢磨了我！」

他此時已然看明這男女三騎客，大概不是峨嵋同黨，許是過路的武林高手。但是他窺探人家，反被人家看破；他要算計人家，反被人家跑到他屋中，放了一把火；他越想越不是味。他再想不到，這時候搏沙女俠已然來到！

陳元照自己埋怨自己：「我總是太魯莽了。石伯父告訴我，武林蹊道，要在三更以後，我索性挨過三更天再說吧。」把剛送來的油燈撥得小小的，自己就和衣睡倒；將兵刀潛握在掌中，假寐起來。不意睡魔忽臨，一覺睡到四更天，方才一覺就跳起來。

揉揉眼，悄悄地出屋來，抬頭看星，（觀星辨時，也是夜行人應有的技能，）恰已四更將半。再一看對面屋，又已黑洞洞，把燈熄了。陳元照抖擻精神，把兵刀暗器帶好。這一次格外小心，把小包袱繫在身上，把屋門掩好，做了暗記。到院心四顧無人，悄悄溜過去；仍假裝解溲，先奔廁所；折到後夾道，奔九號房後窗。攀窗細窺，良久無聲；復又繞到前窗，探窗重窺，故意的做出一點響聲，裏面仍無反響。想了想，把一塊開路石子掏出來，直投入屋中；祇聽落地有聲，「吧達」的一下，屋中連個人哼聲也沒有。陳元照暗罵道：「他們弄詭，裝睡哩！」鬆手跳下來。越過碎磚牆，直奔前窗。就破窗洞凝眸細看，故意的把窗格響

「三下，屋中人仍無反響。陳元照道：『可惡！我倒要驚動驚動你們！』內間沒有反響，遂又踱到外間門口；把門旁的小窗點破，閉一目，睜一目，往內細看。却真奇怪，裏面依然不聲不響。陳元照怔了，搔頭想主意，打算撬門入窺。不想他在這裏盤旋得久了，忽聞得值更房內，有人喝道：『誰呀？』」

陳元照回頭一看，從馬號旁邊小屋內，出來一個值更的店家；挑燈持槍，重重的咳嗽了一聲。望見陳元照的身影，大聲喝問：『喂，你是誰呀？』陳元照急急退避，前邊橫房，也有店家答了聲；兩個店夥拿着木棍，往這邊尋來。

陳元照幼稚得很，若早早繞奔夾道，越後牆出去，也可以掩住形迹；他却任九號房前窗來回一打幌，被店家看個正着。值更的店家高舉燈籠，提着花槍，嚷問起來。前邊過來的店夥接聲喝問：『你是那屋的客人？三更半夜，你這是幹甚麼來了？』陳元照悶聲不開口，只想回本房間；值更店家忙攔住他，橫着花槍，一個勁的盤詰：『你到底底是幹甚麼的？快說話！』陳元照張口結舌，反而發橫道：『我是住店的。』店夥舉起燈籠，往他臉上一照。忽瞥見他手中拿着兵力，又穿的是短打扮，佩豹皮囊，分明是夜行人模樣；店夥吓得一驚，不覺往後倒退，亂嚷起來。

九房號燈光忽亮，有人在屋內竊笑。又有一人揚聲發話道：『店家快來，這裏有人挖窩眼了！』給陳元照加上一層罪狀。陳元照大窘之下，一句話不說，還是覓路要走；三個店夥舉槍棒吆喝，都截住陳元照，不讓他走。正在不可解，突然間，九號房後面夾道上，有一個

清險的異鄉口音，振吭大喊道：「店家快來，這裏有賊了！」「撲通」的一聲大響，似一件重物摔在地上。跟着又聽喊道：「嚶啲，殺了人了！」

店院中人一齊駭顧；隔着房，看不見夾道上下的情形。但已聽見很大的響動，似有人被害。那個清脆的呼聲接連喊道：「有賊，有賊！店家快看那邊茅廁吧；出來了，往西北跑去！」又喊道：「上牆了，快追呀，殺人啦！」跟着聽見一個人發出呻吟呼痛的聲音來。

那

店中人登時驚擾；值更的店夥張皇失措，只空嚷，不去追尋。陳元照見景生情，驀然叫道：「店家，快追呀！剛才我看見一個賊。我是本店的客人；你們快來，我同你們追去！」值更的店夥半信半疑，急問道：「你你你是那屋的客人？」……忽聞後夾道又有「撲通」的大響了一聲，似倒了一堵磚牆。牆頭屋頂分明看見一條人影，突然立起，不慌不忙，奔西北逃去。陳元照大叫道：「還不快追！」牽引店夥，奮身撲過去。

三

這一亂，居然給陳元照解了圍。前邊的店夥都鬧起來了，有的認出元照是四號客人。既聽見夾道後亂喊殺人，又眼睜睜看見牆頭人影奔馳，使一齊尋傢伙，點燈籠，大呼拿賊，奔西北追去。牆頭人影回身揚手，打下幾塊飛蝗石子，竟將店夥手中的紙燈打滅了兩盞。旋見這人影一栽身，跳到後牆不見了。

集

店夥還是鬧得很兇，奔出奔進，搬梯子上房，挑燈照夾道，亂成一團。別屋客人也都驚醒。店東披着短衫，吃吃的說道：「諸位別出來，各人守着各人的行李，不要害怕。這是鬧小賊，沒沒沒有傷人！」一面飾辭安衆，一面率夥友，亂搜賊踪。但是，夾道前後搜了一個

到，並沒有發見被賊殺傷的屍體，也沒尋見血跡。剛才分明聽見呻吟求救之聲，現在全沒有了，店中人越發詫怪。却笑煞了九號房的男女三客，把燈剔亮，門窗洞開，白髮老人大聲說道：「好一個調虎離山計呀！」那一男一女咕咕呱呱的笑起來。

陳元照混在衆中，很覺着丟人。多虧着鬧賊這一場騷亂，若不然，店家必將自己認成賊人了。「這後夾道大嚷有賊的，却是甚麼人呢？」跟店家瞎竄了一陣，向店主表了一回功，自稱是：「上廁所，看見賊影，特意回屋取來兵刃，娶替你們捉賊。」店家聽他這番解說，似信不信的，向他道謝；一面挑燈往後來道重加搜看。想不到這大動亂，祇是先摔碎一個瓦盆，後推倒一堆磚；却不知是何人幹的，問也沒有問出來。陳元照心中更納悶，又很慚愧。聽那大喊有賊的口音，十分清脆，頗近北音，又似女子；竊疑她是九號房那個女客，但那個女客是皖北口音，這却是北方山陝西口音。

陳元照一時腦中滯住，他竟沒想到這聲喊有賊的女子，實在是他的師姑華吟虹。那呻吟之聲也是華吟虹裝的，那牆頭人影也是他的師姑華吟虹，華吟虹一面裝賊，一面喊賊；無形中露一手，把陳元照暗中救出，暗中壓倒。但是，陳元照沒有把她猜出來；那九號房的男女三客，却已看出陳元照存心要暗窺他們，同時也已覺察出來陳元照還有一個同伴，在暗中幫忙。

夜深時，陳元照再三出來窺探，圍着九號房亂轉；那擲沙女俠恰好趕到，就伏在鄰院房脊後，偷看陳元照的舉動。女俠見陳元照全是初出茅廬的雛兒，但陳元照心粗胆大，女俠却

第

心細氣疑。陳元照繞着房，扶着窗，往人家房間裏偷看，竟不管背後。擄沙女俠手捻飛蝗石子，不由冷笑，暗罵元照渾蛋。女俠眼見陳元照攀人家後窗時，人家竟從前門奔出來一個老人，乘虛鑽到陳元照的屋內，反把元照搜檢了一遍。擄沙女俠大加嗤笑道：「元照這小子想不到這麼廢物！難爲石振英吹氣冒泡，自覺了不得，他教出來的徒兒。原來遇事就迷忽了！」忍不住將手中那塊飛蝗石子，照當院拋下去。「吧達」一響，把陳元照吓得一竄，女俠匿笑着藏了起來。隨後女俠又溜到陳元照屋中，放了一把假火，把他再吓一跳，陳元照這一回到底嚇給擄沙女俠一着了。

三

擄沙女俠又抓機會，輕轉躍下鄰垣，到九號房攀窗一窺，把屋中人逐個認清。但只看出那一對少年男女的貌相，沒得尋見那個老人。女俠心說：「這不是峨嵋派那對男女，或許是他們邀來的幫手？」屋中的男女二客并枕私談，聽口氣知是夫妻；女俠是沒出閣的處女，不願看人家伉儷燕暱之私，只瞥了一眼，連忙抽身退出。

女俠惱恨陳元照叔侄，不該拿她試招；本打算折回談宅，把窺店之事面告她父。却一轉念，還要看看陳元照這傻小子弄甚麼把戲。這才一伏身，又躍登鄰垣，把身軀順臥在瓦上，側耳凝神靜觀究竟。陳元照到底受了屋中人的愚弄，把更夫驚動出來；女俠賣弄一手，把陳元照從竄地救出來；暗罵道：「你這小子，到底翻不過人家呀！要不是姑奶奶，你小子今天免不了出醜！」於是擄沙女俠很得意的一笑，假裝賊人，飄然而走，暫時離開了慶合長客棧的隣房。

那陳元照却很悶氣，折回己室，尋思一回，納悶一回，只得睡下。到五更天還未亮，一骨碌爬起來，重到九號房一窺望時。那屋中門戶嚴扃，窗扇復閉，悄然沒有人聲。忙又奔到馬號一看，男女三客的三匹馬已然沒有了。陳元照道：「不對！」忙忙的又尋到櫃房，要向店家打聽。恰有一個店夥從櫃房出來，陳元照在門道中迎住問道：「那九號房間三位客人呢？」店夥道：「那三位騎馬的客人麼，人家走了。」陳元照道：「怎麼走了？甚麼時候走的？」可知道上那裏去了？」店夥很詭譎的笑道：「剛走的。」把手一伸道：「你老看，這是人家給我的酒錢，可不知人家奔那裏去的。」陳元照忙道：「那三位客人沒說是往福元巷去麼？」店夥道：「這可說不上來；人家客人們上那裏去，那肯告訴我們店夥。」說時，謎縫着一對眼，直看陳元照。

陳元照問不出所以然來，忙掏出一塊銀子，要行賄賂。忽然櫃房門一開，那店主和司賬先生一同出來；因夜間鬧賊，猶懷疑慮，竟同聲向陳元照發話道：「客人早起來了，今天就這麼？」那店夥連忙走開了。陳元照轉向店主和司賬。打聽男女三客的去向；這兩人的口風更緊，一字也不吐，而且盼望陳元照趕快離店，情見於詞。陳元照不肯就走，仍在絮絮的動問；那司賬比店主還詭，就說道：「那三位客人大概是奔西南走的；你老要找他們，趕快追，還追得上。」

陳元照道：「是真的麼？」司賬道：「我聽見他們說，是奔西南方荻港去的。」店主忙順口幫着腔道：「不錯，我也聽見他們說的，真是上荻港去的。」陳元照信以為實，忙告訴

店夥：「我這就找他們去，他們跟我有事。我走後，如有一個姓石的矮胖子來找我，你就費心告訴他說：我往荻港，找那三個客人去了。請你費心，叫姓石的客人趕快跟着追來。掌櫃的，你可認識那位姓石的麼？就是上半月間，跟我一塊在你們這里住店的那一位。」半月前的客人，店家早不記得，但爲要趕緊把陳元照打發走，司賬就說：「認得認得！」陳元照道：「我的話你可準給帶到了。」司賬道：「你老放心，準沒有錯；只要姓石的來，我們一定告訴他。」陳元照果然很放心，以爲這都布置好了，就立刻回房，取了兵刃行囊，交了店錢，急急奔西南趕下去。

三家 店家本是騙他的；荻港正是往西南去的下一站，三客由東北來，自然是往西南去。但是事逢湊巧，那男女三客當真是順大江，奔荻港走的。

集 陳元照抖擻精神，火速的沿江緊趕。這正是他的來路；仗他脚程很快，走出十幾里路，沿路打聽，居然問出男女三客的踪跡來。江邊小攤販說：「不錯，有這麼一老一少一女三個騎馬的，搭夥從這里走過去了。」

陳元照大喜，又問了問，說是過去的功夫不大；他就拭了拭頭上的汗，拔步又趕。他心中又打好主意：「這男女三人實在可疑，我不能放鬆他們。好在我已經把店夥囑咐好了，我石伯父一定跟追過來。」想着，往前看了看，又往後看了看。霎眼間，穿過一帶竹林，遙望見前面有三匹馬，聯轡而行，是一黑，二白，正是那男女三客的坐騎。陳元照大喜道：「哈哈！我居然趕上他們了。」如飛的奔過去。

前面那三匹馬本來走得不慢；那白鬚老人偶一回頭，看見後面奔來一個人；忙招呼一對少年男女，一齊勒馬回望。陳元照拚命的趕來，那三匹馬登時放慢，無形中似等候陳元照。相隔漸近，陳元照緊貼叢林，還想掩藏形迹；但已望見男女三客，拿馬鞭指點自己。索性不管那些，一直逼了過去。相隔一兩箭地，前面三客突然一齊下馬，竟把馬拴在樹上；三個人到樹蔭涼下一站，忽然都不走了。

陳元照貼林湊過去，相隔半箭地站住，也尋了一片樹蔭坐下。兩隻大眼不住打量男女三客，男女三客也打量陳元照。陳元照細看這個女子，顴圓臉，柳葉眉，直鼻小口，雙頰嬌紅，十分俊俏，舉止氣派很像個江湖上會武技的女子，却又不帶粗俗氣，不由多看了幾眼，那白鬚長眉老人看見了，只捫鬚微笑，淡淡的仰望天空；那女子却驀地含噀，那少年男子也直瞪眼生氣。只聽那女子咕咕呱呱的說了幾句話，突然站起來，竟從馬上抽出短劍，往陳元照這邊走來；少年男子立刻也摘取彈弓，緊緊跟了過來。女子提着劍把叱道：「你這東西是幹甚麼的？」

男女二客氣勢汹汹，似欲動武。陳元照連忙站起來，厲聲說道：「爺們是走道的，誰也管不着誰！」回手將長條形的小包袱打開，只一抖，亮出一對卍字銀花簪，他就預備着打架。那長眉老人哈哈一笑，高聲叫道：「青兒回來！」陡然一竄，超越到女子身旁，把她攔住道：「都是走道的，你管人家做甚麼；你這樣可是做甚麼？」又說了幾句甚麼話，把那女子勸回去；大聲向陳元照道：「喂，朋友，都是走道的，別這麼看人，人家這是女眷啊。」

陳元照手持雙奪，也不走，也不退，還是瞪着眼看男女三客。那長鬚老人把女子勸回樹蔭下，把那長身男子也叫到身邊；三人低聲說了半晌，忽抬頭看了看陳元照，都笑起來。

過了半晌，三個人突然上馬，齊向陳元照望了望，登時加鞭，如飛的走下去。陳元照一看這情形，料定三人必然情虛胆怯，他就急急忙忙拔腿緊跟下去，他一點也不怕疲累，拿兩條腿的人，硬要追趕四條腿的馬，他認定這三人真是峨嵋派，殊不知他上了人家的大當；人家乃是故意做出可疑的情形來，給他開一個小玩笑。但是這一來，却把他直帶出好幾十里路去；人家的馬飛跑不休，他就急趕不休。

這男女三客實在不是峨嵋羣雄的黨羽，也不是過路的綠林。人家乃是爲討寒光劍，特赴青苔關的江東大俠鐵蓮子柳兆鴻父女翁婿三人。長眉老人就是鐵蓮子柳兆鴻，少年女子是他的愛女江東女俠柳葉青柳研青，少年男子是他的愛婿玉簫杆楊華。

江東女俠柳葉青本是鐵蓮子的姪女。當年鐵蓮子隻身游俠，曾與岳陽十兄弟結怨；岳陽十兄弟惹不起鐵蓮子，竟把他的胞弟夫妻殺害。只賸下柳葉青，那時尚幼，正寄居在舅家，才佯逃毒手。鐵蓮子聞耗悔恨，揮刀復仇，把十兄弟殺死八個。遂將侄女柳葉青領走，親加撫養，授以全身武藝。鐵蓮子自覺對不起亡弟，待柳葉青未免寵愛逾恆；因此把她養成一種驕豪性格。到她二十幾歲時，始與玉簫杆楊華談藝訂婚，做了楊華的未婚繼配，臨近婚期。這未婚夫妻竟因閨中調舌，園內比武，鬧起誤會來。楊華比拳輸給柳葉青，賽彈弓打傷柳葉青的乳頭，柳葉青一怒折弓，又把未婚夫打了一個嘴巴。激得楊華羞恚萬分，拂袖辭婚；多

虧岳父鐵蓮子與女兒一再陪情，這頭場風波方罷。

但女俠柳乘青性子嬌憨倔強，吃了虧，氣不出，便變着法兒，要琢磨未婚夫婿。有一天，她忽然說起一個叫呼延生的少年壯士；盛誇他如何貌美年青，如何勤學多能，如何性情溫和，故意的逗弄楊華；楊華果然動疑，又含着醋意。這呼延生本是鐵蓮子的仇人遣來臥底的，乃是潼關大豪談九峯的弟子，談九峯曾被鐵蓮子砍折一臂，因此暗遣弟子，更名改姓，投到柳門，要伺機報仇，乃這鐵蓮子很愛惜呼延生的聰明，潛存相婿之意，要將他收爲門徒。呼延生也潛慕女俠柳乘青的豔質英風；竟然違師變節，不肯暗算柳氏父女。談九峯聞風大怒，把呼延生尋着，斥罵一頓，砍了一刀。鐵蓮子已尋聲躡及，將談九峯逐走，把呼延生救了。療傷贈金，告誡他一番，把他遣走，事實本來有點尷尬，又經柳乘青故意一形容；楊華更聽了外面的風言，說甚麼呼延生投入柳門，有無禮的舉動，才被柳乘青砍了一刀。傳言歧錯，更滋疑竇；這一來楊華終於不辭而別，逃婚出走，前後差不多快兩年。後來從各方訪問，始知他的未婚妻柳乘青實在是個貞烈的女俠，他這才意轉回頭。偏偏橫生枝節，旅途上搭救了一塵道人，弄得有始無終，一塵道人到底毒發身死。那把寒光寶劍，雖承一塵道人臨終遺命，親手贈送給他；却被一塵道人的弟子耿白雁明奪暗換，給扣留下了。歸途上，又路遇舊友蕭承澤，持刀夜奔，爲搭救官門小姐李映霞，獨鬥羣盜。楊華仗義拔刀，居然救了李映霞，却與蕭承澤失散。弄得李映霞無依無靠，靠在他身上，多生出這些擺脫不開的纏障。

李映霞原是一個知府小姐。不幸半年前被仇家陷害，父親氣死，母親給仇人殺害；她自

第 三 集

身也被仇家僱買的一羣劇盜擄走。義兄蕭承澤奮勇奔救，獨力難支；玉旌杆楊華陌路仗義，彈打羣賊，把她救出來。可憐她已經禍遭滅門，老母慘死，胞兄失散，已落得無家可歸了。

——楊華既將她救出，只得想法子安頓她。問明淮安府有她一位表舅，遂買舟僱車，由魯南投奔淮安。不意她那表舅懼內，表舅母勢利眼，竟然飾辭拒不收留，把楊華和李映霞困在店中。幸遇楊華舊友當地紳士李季菴，把兩人接到己宅。這一對孤男弱女竟在李宅，一住兩月。李氏夫婦見李映霞冰心玉貌，身世顛連；又知楊華是她的恩人，曾從羣盜手中把她救出，並曾拚命而逃通夜，同店而居多時。楊華今年二十八歲，前年喪妻；李映霞今年十七歲，小姑獨處無郎；兩人相差十一歲，也還不算很多。況且這宦家小姐已成了辭條之葉，斷梗之蓬，並且她還負着血海深仇。胞兄李步雲不知存亡，義兄蕭承澤不知下落，她無依無靠，最爲親近的，實在只有這個救命全貞的恩人。李季菴夫人很憐恤她，又很愛惜她，並且很替她的終身發愁。這夫妻倆便動了撮合良緣之念，終由李夫人自告奮勇，向楊華提媒，勸楊華把映霞納娶爲妻。這麼一個貞潔秀美的官門少女，論品貌實在少有；替楊華想，也應該把她娶來做個繼室。替李映霞想，把恩人變成良人，更是全貞酬德，兩濟其美，正好是『恩愛良緣』。李季菴夫人把這些好話說了無數；她不但自己提，又慫恿她丈夫李季菴幫說。玉旌杆楊華却怪，聽李氏夫妻勸娶映霞的話，既峻辭拒絕，抬出不能逼婚被救女子的大理來；又隱瞞着自己業已訂婚之事，不肯說出，却又在李宅這麼住起開來，口不言歸，婚不言諾；似有情，似無情，悠悠忽忽三個來月，竟不知他真意何在。引得李氏夫妻猜不透他的心思，越發鬧出

力慫恿他。那李映霞又因身世無依，感恩鍾情，一片芳心全繫在楊華身上。正在割不斷，擺不開的時候，那江東女俠柳葉青兩年別緒，一段幽思，跟着她父鐵蓮子，千里尋壻，突然來到了淮安。

見面之後，楊華神情踉蹌，惹得鐵蓮子動了疑。當日撞女夜探李紳宅，竟撞見楊華李映霞一燈對話，悽戀纏綿。女俠柳葉青醋意大發，忍不住破窗入室，抽寶劍大鬧。李紳夫妻出頭勸解；柳家父女逼着楊華立刻回回鎮江，把李映霞拋在淮安李紳家。楊華無辭推卸，李映霞進退無路。那柳葉青罵楊華別戀新歡，話風中明譏映霞無恥。李映霞羞憤難堪，望斷路絕，竟潛出李宅，持絹巾自縊；偏偏又被楊華救活，柳葉青更增嫉妬。鐵蓮子見這事不了，心生一計，將李映霞認爲義女，要把她帶回鎮江；打算物色一個年貌相當的少牢，把映霞嫁出去，使楊華斷念，無形中就給己女削去了情敵。偏柳葉青不了解其中的深意，倒嫌她父引狼入室。不該把映霞帶回家中，父女竟吵起來。鐵蓮子大怒，當着人罵柳葉青胡塗；柳葉青又羞又怒，次早悄悄的仗劍策馬出走了。

後來把女俠尋回。由李映霞引咎釋疑，由楊華賠情敘舊，柳葉青才得展顏一笑，重歸好合；立即同返鎮江，消吉成禮。夫妻倆新婚歡愛，一洗前疑；獨對李映霞，不免猶存芥蒂。並且一想到一塵道人那把寒光利劍，柳葉青尤其氣忿不出，恨不得立刻奪回來才罷。

這把寒光劍本是雲南獅林觀的重寶。當日一塵道人在鄂北老河口地方，慘遭賊峒羣雄的暗算時，因感玉簫杆楊華隨路相救之情，在臨命前，曾經親書遺囑，將這劍當面贈給楊華。

却要來楊華。其他的一封遺書，專誠送到寶南鄂北青苔關獅林觀下院，面交三弟子白雁秋秋原；命白雁等知會同門，爲師報仇。喇罷，一塵道人毒發身死。楊華費了很大的事，吓嚇著店家，把一塵的屍體，埋在老河口鴻興客棧的店後空地內。楊華這才攜寶劍遺書，專誠奔氣青苔關獅林觀下院。那知白雁秋秋原等披讀遺書生疑，見字跡傾斜，不似一塵親筆；經大家會議結果，因寒光劍乃鎮觀之寶，例歸掌門師兄承受，斷不會傳給外人；遂取出數十兩金珠，贈給楊華；意思之間是拿金珠換寶劍。楊華大怒不受；雙方說僵了，擊掌爲誓，約期賭盜寶劍。雖經楊華把劍盜取手內，却又逃至中途，被人家暗中偷盜回去。玉旛杆楊華將這情形，對岳父鐵蓮子柳兆鴻，妻子柳葉青說了；柳葉青心愛此劍，立逼着她父去討；父女爲婿三人這才聯騎登程，直奔青苔關。打算由鐵蓮子面見秋原道人，先向他拿好話依理討劍；他們如敢恃強不給，鐵蓮子便要變臉，大展身手，以武技向他們索奪。

鐵蓮子柳兆鴻臨行時，早將主意打好。由鎮江借培女出發，決計先奔荻港，轉赴銅陵，找他一個老朋友名叫駱翔麟的。因這駱翔麟和已故的一塵道人，有很深的交情；鐵蓮子柳兆鴻意欲邀著駱翔麟，一同前往青苔關。有他一個中間人做說客，將來索討寒光劍時，也好教獅林觀衆道人轉得過面子來；鐵蓮子決不願落個登門強討之名。

鐵蓮子柳兆鴻，柳葉青，楊華，由鎮江溯長江西行。不喜走水路，騎著三匹馬，走到蕪湖灣港之間，突然和那初踏江湖的陳元照相遇；跟着又遇見擠沙女俠華吟虹。陳元照這個二十二歲的少年，胆子非常大，氣兒非常粗，可是心眼不多，經驗太少。他心中有事，

峨嵋派；他竟把鐵蓮子父女看錯，一直綴到客棧而且打起來。——現在，姑且丟下陝西的愚蠢之行，翻轉來，追敘楊柳夫婦新婚的歡愛，和他們伉儷怎樣慇懃鐵蓮子，怎樣起議討劍，怎樣登程，怎樣重新踏上了江湖，怎樣和獅林三鳥，峨嵋七雄相逢、恩怨仇友，激起了轟門。

（卷三終）

